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03  
50



文庫 11  
D 303  
50

柳田泉之序

48-11012

010190566825

明史卷二百十七

列傳第一百五

與多田氏  
奉經  
同書

總裁官總理事務 魏謩 賈祿 李太保 程學士 魏謩 賈祿 李太保 程學士 魏謩 賈祿 李太保 程學士

王家屏

陳于陞

沈鯉

于慎行

李廷機

吳道南

王家屏字忠伯大同山陰人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預修世宗實錄高拱兄捷前為操江都御史以官帑遺趙文華家屏直書之時拱方柄國囑稍諱家屏執不可萬曆初進修換充日講官敷奏剴摯帝嘗斂容

同書

同書

明史卷二百十七

列傳

受稱爲端士張居正寢疾詞臣率奔走禱祈獨家屏不  
往再遷侍講學士十二年擢禮部右侍郎改吏部甫踰  
月命以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去吏官二年  
卽輔政前此未有也申時行當國許國王錫爵次之家  
屏居未每議事秉正持法不亢不隨越二年遭繼母憂  
詔賜銀幣馳傳行人護行服甫闋詔進禮部尙書遣行  
人召還抵京師三月未得見家屏以爲言請因聖節御  
殿受賀畢發留中章奏舉行冊立皇太子禮不報復偕  
同官疏請帝乃於萬壽節強一臨御焉俄遣中官諭家  
屏獎以忠愛家屏疏謝復請帝勤視朝居數日帝爲一

御門延見自是益深居不出矣評事雒於仁進四箴帝  
將重罪之家屏言人主出入起居之節耳目心志之娛  
庶官不及知不敢諫者輔弼之臣得先知而預諫之故  
能防欲於微渺今於仁以庶僚上言而臣備位密勿反  
緘默苟容上虧聖明之譽下陷庶僚蒙不測之威臣罪  
大矣尙可一日立於聖世哉帝不懌留中而於仁得善  
去十八年以久旱乞罷言邇年以來天鳴地震星隕風  
靈川竭河涸加以旱潦蝗螟疫癘札瘥調燮之難莫甚  
今日况套賊跳梁於陝右土蠻猖獗於遼西貢市屬國  
復鴟張虎視於宣大虛內事外內已竭而外患未休糾

民供軍民已窮而軍食未裕且議論紛紛罕持大體簿  
書凌雜祗飾靡文綱維縱弛愒玩之習成名實混淆僥  
倖之風啓陛下又深居靜攝朝講希臨統計臣一歲間  
僅兩覲天顏而已間嘗一進瞽言竟與諸司章奏並寢  
不行今驕陽爍石小民愁苦之聲殷天震地而獨未徹  
九闔此臣所以中夜旁皇飲食俱廢不能自己者也乞  
賜罷歸用避賢路不報時儲位未定廷臣文章請冊立  
其年十月閣臣合疏以去就爭帝不悅傳諭數百言切  
責廷臣沽名激怒指爲悖逆時行等相顧錯愕各具疏  
再爭杜門乞去獨家屏在閣復請速決大計帝乃遣內

侍傳語期以明年春夏廷臣無所奏擾卽於冬間議行  
否則待踰十五歲家屏以口勅難據欲帝特頒詔諭立  
具草進帝不用復論二十年春舉行家屏喜卽宣示外  
廷外廷歡然而帝意實猶豫聞家屏宣示弗善也傳諭  
詰責時行等合詞謝乃已明年秋工部主事張有德以  
冊立儀注請帝復以爲激擾命止其事國執爭去時行  
被人言不得已亦去錫爵先以省親歸家屏遂爲首輔  
以國諫疏已列名不當獨留再疏乞罷不允乃視事家  
屏制行端嚴推誠秉公百司事一無所撓性忠謹好直  
諫冊立期數更中外議論紛然家屏深憂之力請踐大

信以塞口語消宮闈費不報二十年春給事中李獻可等請豫教帝黜之家屏封還御批力諫帝益怒譴謫者相屬家屏遂引疾求罷上言漢汲黯有言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吏承意陷主於不義乎每感斯言惕然內愧頃年以來九閭重閉宴安懷毒郊廟不饗堂陛不交天災物怪罔徹宸聰國計民生莫關聖慮臣備員輔弼曠職鰥官久當退避迺今數月間請朝講請廟饗請元旦受賀請大計臨朝悉寢不報臣犬馬微誠不克感回天意已可見矣至豫教皇儲自宜早計奈何厭聞直言既歸既謫臣誠不忍明主蒙噤諫之名熙朝有橫

旃之罰故冒死屢陳若依違保祿澳忍苟容汲黯所謂陷主不義者臣死不敢出此願賜骸骨還田里帝得奏不下次輔趙志臯亦爲家屏具揭帝遂責家屏希名託疾家屏復奏言名非臣所敢棄顧臣所希者陛下爲堯舜之主臣爲堯舜之臣則名垂千載沒有餘榮若徒犯顏觸忌抗爭僨事被譴罷歸何名之有必不希名將使臣身處高官家享厚祿主愆莫正政亂莫匡可謂不希名之臣矣國家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逢迎爲悅阿諛取容許敬宗李林甫之姦佞無不可爲九廟神靈必陰殛臣豈特得罪於李獻可諸臣已哉疏入帝益不悅

遺內侍至邸責以徑駁御批故激主怒且託疾要君家  
屏言言涉至親不宜有怒事關典禮不宜有怒臣與諸  
臣但知爲宗社大計盡言效忠而已豈庸激皇上之怒  
哉於是求去益力或勸少需就大事家屏曰人君惟所  
欲爲者由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羣下心吾意大臣  
不愛爵祿小臣不畏刑誅事庶有濟耳遂獲兩疏懇請  
詔馳傳歸家屏柄國止半載又強半杜門以懇直去國  
朝野惜焉閏八年儲位始定遣官齎敕存問資金幣半  
酒又二年卒年五十八贈少保諡文端熹宗立再贈太  
保任一子尙寶丞家屏家居時朝鮮用兵貽書經畧顧

養謙曰昔衛爲狄滅齊桓率諸侯城楚邱春秋高其義  
未聞遂與狄仇連諸侯兵以伐之也今第以保會稽之  
恥激厲朝鮮以城楚邱之功獎率將吏無爲主而爲客  
則善矣養謙不能用朝鮮兵數年無功其深識有謀皆  
此類也  
陳于陞字元忠大學士以勤子也隆慶二年進士選庶  
吉士授編修萬曆初預修世穆兩朝實錄充日講官累  
遷侍講學士擢詹事掌翰林院疏請早建東宮十九年  
拜禮部右侍郎領詹事府事明年改吏部進左侍郎敬  
習庶吉士奏言元子不當封王請及時冊立豫教又請

早朝勤政皆不報又明年進禮部尚書仍領詹事府事  
于陛少從父以勤習國家故實爲史官益究經世學以  
前代皆修國史疏言臣考史官之法紀表志傳謂之正  
史宋去我朝近制尤可考真宗祥符間王旦等撰進太  
祖太宗兩朝正史仁宗天聖間呂夷簡等增入真宗朝  
名三朝國史此則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明證也  
我朝史籍止有列聖實錄正史闕焉未講伏觀朝野所  
撰次可備採擇者無慮數百種倘不及時網羅歲月河  
邈卷帙散脫耆舊漸凋事跡罕據欲成信史將不可得  
惟陛下立下明詔設局編輯使一代經制典章犁然可

致鴻謨偉烈光炳天壤豈非萬世不朽盛事哉詔從之  
二十二年三月遂命詞臣分曹類纂以于陛及尚書沈  
一貫少詹事馮琦爲副總裁而閣臣總裁之其年夏首  
輔王錫爵謝政遂命于陛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疏  
陳親大臣錄遺賢舉外吏核邊餉儲將才擇邊吏六事  
未言以肅皇帝之精明而未年貪黷成風封疆多事則  
倦勤故也今至尊端拱百職不修不亟圖更始後將安  
極帝優詔答之而不能用帝以軍政失察斥兩都言官  
三十餘人于陛與同官申救至再又獨疏請宥俱不納  
以甘肅破賊功加太子少保乾清坤寧兩宮災請面對

不報乞罷亦不許其秋二品三年滿改文淵閣進太子  
太保時內閣四人趙志臯張位沈一貫皆于陞同年生  
遇事無齟齬而帝拒諫益甚上下否隔于陞憂形於色  
以不能補救在直廬數太息視日影二十四年冬病卒  
於位史亦竟罷贈少保諡文憲終明世父子爲宰輔者  
惟南充陳氏世以比漢韋平焉

沈鯉字仲化歸德人祖瀚建寧知府鯉嘉靖中舉鄉試  
師尚詔作亂陷歸德已而西去鯉策賊必再至急白守  
臣捕殺城中通賊者嚴爲守具賊還逼見有備去奸人  
倡言屠城將驅掠居民鯉請諭止之衆始定四十四年

成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大學士高拱其座主又鄉人  
也旅見外未嘗以私謁神宗在東宮鯉爲講官嘗令諸  
講官書扇鯉書魏卞蘭太子頌以進因命陳大義甚悉  
神宗咨美遂蒙眷此卽位用宮寮恩進編修旋進左贊  
善每直講舉止端雅所陳說獨契帝心帝亟稱之連遭  
父母喪帝數問沈講官何在又問服闋期命先補講官  
俟之萬曆九年還朝屬當輟講特命展一日示優異焉  
明年秋擢侍講學士再遷禮部右侍郎尋改吏部進左  
侍郎屏絕私交好推轂賢士不使知十二年冬拜禮部  
尙書去六品甫二年至正卿素負物望時論不以爲驟



久之會典成加太子少保鯉初官翰林中官黃錦緣同鄉以幣交拒不納教習內書堂侍講筵皆數與巨璫接未嘗與交及官愈高益無所假借雖上命及政府指不徇也十四年春貴妃鄭氏生子進封皇貴妃鯉率僚屬請冊建皇長子進封其母不許未幾復以爲言且請宥建儲貶官姜應麟等忤旨譙讓帝既却羣臣請因詔諭少俟二三年至十六年期已屆鯉執前旨固請帝復不從鯉素鯁亮其在部持典禮多所建白念時俗侈靡稽先朝典制自喪祭冠婚宮室器服率定爲中制頒天下又以士習不端奏行學政八事又請復建文年號重定

景帝實錄勿稱卹戾王大同巡撫胡來貢議移祀北岳於渾源力駁其無據太廟侑享請移親王及諸功臣於兩廡母與帝后雜祀進世廟諸妃葬金山者配食永陵諸帝陵祀請各遣官毋兼攝諸王及妃墳祝版稱謂未協者率請裁定帝憂旱步禱郊壇議分遣大臣禱天下名山大川鯉言使臣往來驛騷恐重困民請齋三日以告文授太常屬致之罷寺觀勿禱帝多可其奏鄭貴妃父承憲爲父請恤援后父永年伯例鯉力駁之詔畀葬資五千金鯉復言過濫順義王妻三娘子請封鯉不予妃號但稱夫人真人張國祥言肅皇享國久長由虔奉

元修所致勸帝效之鯉劾國祥詆誣導諛請正刑辟事亦寢秦王誼湫故由中尉入繼而乞封其弟郡王中貴爲請申時行助之鯉不可唐府違制請封妾子執不從帝並以特旨許之京師久旱鯉備陳恤民實政以宗儉戒奢爲本且請減織造已京師地震又請謹天戒恤民窮畿輔大侵請上下交修詞甚切帝以四方災敕廷旨修省鯉因請大損供億營建振救小民帝每嘉納初藩府有所奏請賄中貴居間禮臣不敢違輒如志至鯉一切格之中貴皆大怨數以事間於帝帝漸不能無疑累加詰責且奪其俸鯉自是有去志而時行銜鯉不附已

亦思之一日鯉請告遽擬旨放歸帝曰沈尙書好官奈何使去傳旨諭留時行益忌其私人給事中陳與郊爲人求考官不得怨鯉屬其同官陳尙象劾之與郊復危言撼鯉鯉求去益力帝有意大用鯉微言沈尙書不曉人意有老官人從子爲內豎者走告鯉司禮張誠亦屬鯉鄉人內豎廖某密告之鯉並拒之曰禁中語非所敢聞皆恚而去鯉卒屢疏引疾歸累推內閣及吏部尙書皆不用二十二年起南京禮部尙書辭弗就二十九年趙志臯卒沈一貫獨當國廷推閣臣詔鯉以故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與朱賡並命屢辭不允明年七月

始入朝時年七十有一矣一貫以士心夙附鯉深忌之  
貽書李三才曰歸德公來必奪吾位將何以備之歸德  
鯉邑名欲風鯉辭召命也三才答書言鯉忠實無他腸  
勸一貫同心一貫由此并憾三才鯉既至卽具陳道中  
所見礦稅之害他日復與賡疏論皆弗納楚假王被訐  
事起禮部侍郎郭正域請行勘鯉是之及奸人所授續  
憂危竝議發一貫輩張皇其事令其黨錢夢臯誣奏正  
域鯉門生協造妖言并羅織鯉奸賊數事帝察其誣不  
問而一貫輩使邏卒日夜操兵圍守其邸已而事解復  
譖鯉詛咒鯉嘗置小屏閣中列書謹天戒恤民窮開言

路發章奏用大僚補庶官起廢棄舉考選釋寃獄撤稅  
使十事而上書天啓聖聰撥亂反治八字每入閣輒焚  
香拜祝之讒者遂指爲詛咒帝取入視之曰此豈詛咒  
耶讒者曰彼詛咒語固不宜諸口賴帝知鯉深不之信  
先是閣臣奏揭不輕進進則無不答者是時中外扞格  
奏揭繁多寢不下鯉以失職累引疾求退獎諭有加卒  
不能行其所請三十二年敘皮林功加太子太保尋以  
秩滿加少保改文淵閣鯉初相卽請除礦稅居位數年  
數以爲言會孝陵明樓災鯉語一貫賡各爲奏俟時上  
之一日大雨鯉曰可矣兩人問故鯉曰帝惡言礦稅事

疏入多不視今吾輩冒雨素服詣文華奏之上訝而取  
閱亦一機也兩人從其言帝得疏曰必有急事啓視果  
心動然不爲罷明年長至一貫在告鯉賡謁賀仁德門  
帝賜食司禮太監陳矩侍小璫數往來竊聽且執筆以  
俟鯉因極陳礦稅害民狀矩亦戚然鯉復進曰礦使出  
破壞天下名中大川靈氣盡矣恐於聖躬不利矩嘆息  
還具爲帝道之帝悚然遣知咨鯉所以補救者鯉曰此  
無他急停開鑿則靈氣自復帝聞爲首肯一貫慮鯉獨  
收其功急草疏上帝不憚復止然越月果下停礦之命  
鯉力也鯉遇事秉正不撓壓於一貫志不盡行而是時

一貫數被論引疾杜請鯉乃得行閣事皇孫生詔赦天  
下中官請徵茶蠟風道鯉以戾詔旨再執奏竟報寢帝  
乳母翊聖夫人金氏其夫官都督同知歿請以從子繼  
鯉言都督非世官乃已真人張國祥謂皇孫誕生已有  
祝釐功乞三代誥命且世襲詹事主簿鯉力斥其謬乃  
賚以金幣帝惑中貴言將察核畿輔牧地論鯉撰救鯉  
言近年以來百利之源盡籠於朝廷常恐勢極生變况  
此牧地豈真有豪右隱占新墾未科者奸民所傳未足  
深信遂止雲南武弁殺稅使楊榮帝怒甚將遣官逮治  
鯉具陳榮罪狀請誅爲首殺榮者而貸其餘乃不果逮

陝西稅使梁永求領鎮守事亦以鯉言罷遼東稅使高  
淮假進貢名率所統練甲至國門鯉中夜密奏其不可  
詔責淮而止時一貫雖稱疾杜門而章奏多卽家擬旨  
鯉力言非故事鯉旣積忤一貫一貫將去慮鯉在貽已  
後憂欲與俱去密傾之帝亦嫌鯉方鯉因鯉乞休遽命  
與一貫同致仕賡疏乞留鯉不報旣抵家疏謝猶極陳  
怠政之弊以明作進規年八十遣官存問賚銀幣鯉奏  
謝復陳時政要務又五年卒年八十五贈太師諡文端  
于慎行字無垢東阿人年十七舉於鄉御史欲卽鹿鳴  
宴冠之以未奉父命辭隆慶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

編修萬曆初穆宗實錄成進修撰充日講官故事率以  
翰林大僚直日講無及史官者慎行與張位及王家屏  
沈一貫陳于陞咸以史官得之異數也嘗講罷帝出御  
府圖畫令講官分題慎行不善書詩成屬人書之具以  
實對帝悅嘗大書責難陳善四字賜之詞林傳爲盛事  
御史劉臺以劾張居正被逮僚友悉避匿慎行獨往視  
之及居正奪情借同官具疏諫呂調陽格之不得上居  
正聞而怒他日謂慎行日子吾所厚亦爲此耶慎行從  
容對曰正以公見厚故耳居正怫然慎行尋以疾歸居  
正卒起故宮進左諭德日講如故時居正已敗侍郎邱

擬往籍其家慎行遺書言居正母老諸子覆巢之下顛沛可傷宜推明主權蓋恩全大臣簪履之誼詞極懇摯時論臆之由侍講學士擢禮部右侍郎轉左改吏部掌詹事府尋遷禮部尚書隕行明習典制諸大禮多所裁定先是嘉靖中孝烈后升祔祧仁宗萬曆改元穆宗升祔復祧宣宗慎行謂非禮作太廟祧遷考言古七廟之制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劉歆王肅並以高曾祖禰及五世六世爲三昭三穆其兄弟相傳則同堂異室不可爲一世國朝成祖旣爲世室與太祖俱百世不遷則仁宗以下必實歷六世而後三昭三穆始備孝宗與

肅宗兄弟武宗與世宗兄弟昭穆同不當各爲一世世宗升祔距仁宗止六世不當祧仁宗穆宗升祔當祧仁宗不當祧宣宗引晉唐宋故事爲據其言辨而覈事雖不行識者服其知禮又言南昌壽春等十六王世次既遠宜別祭陵園不宜祔享太廟亦寢不行十八年正月疏請早建東宮出閣講讀及冬又請帝怒再嚴旨詰責肅行不爲懾明日復言冊立臣部職掌臣等不言罪有所歸幸速決大計放歸田里帝益不悅責以要君疑上淆亂國本及僚屬皆奪俸山東鄉試預傳典試者名已而果然言者遂劾禮言皆停俸慎行引罪乞休章累上

許家居十餘年中外屢薦率報寢三十三年始起掌  
詹事府疏辭復留下居二年延推閣臣七人首慎行  
詔加太子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再辭不允乃  
就道時慎行已得疾及廷謝拜起不如儀上疏請罪歸  
臥於家遂草遺疏請帝親大臣錄遺逸補言官數日卒  
年六十三贈太子太保諡文定慎行學有原委貫穿百  
家神宗時詞館中以慎行及臨朐馮琦文學爲一時冠  
李廷機字爾張晉汀人貢人太學順天鄉試第一萬曆  
十一年會試復第一以進士第二授編修累遷祭酒故  
事祭酒每視事則二生共舉一牌請前大書整齊嚴肅

四字蓋高皇帝所製以警師儒者廷機見之惕然故其  
立教一以嚴爲主久之遷南京吏部右侍郎署部事二  
十七年典京察無偏私嘗兼署戶工二部事綜理精密  
奏行軫恤行戶四事商困大蘇外城陵垣多所繕治費  
皆取公帑奇羨不以煩民召爲禮部右侍郎四辭不允  
越二年始受任時已進左侍郎遂代郭正域視部事會  
楚王華奎因正域發其餽遺書誣訐正域不法數事廷  
機意右楚王而微爲正域解大學士沈一貫欲藉妖書  
傾正域廷機與御史沈裕同官涂宗濬俱署名上趣定  
繳生光獄株連遂絕三十三年夏雷震郊壇旣率同列

條上修省事宜復言今日闕失莫如礦稅宜罷撤不報  
其冬類上四方災異秦王誼愆由中尉進封其庶長子  
應授本爵黃緣欲封郡王廷機三疏力持王遣人居閒  
廷機固拒特旨許之益府服內請封亦持不可廷機遇  
事有執尤廉潔帝知之然性刻深亦頗偏懷不諳大體  
楚宗人華越以奏許楚王撫按官既擬奪爵綱高禱廷  
機援祖訓謀害親王一例議寘之死言路勢張政府暨餘  
曹畏之不敢出諸外年例遂廢禮部主事聶雲翰論之  
廷機希言路意中書翰察典給事中袁懋謙劾之廷機  
不逞不允時內閣止朱廣一人給事中王元翰等慮廷

機且入輔數陰詆之三十五年夏廷推閣臣之機果與  
焉給事中曹于汴宋一韓御史陳宗契不可相持久之  
卒列以上帝雅重廷機命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入參機務廷機三辭始視事元翰及給事中胡忻攻之  
不已帝爲奪俸以慰廷機已而姜士昌宋燾復以論廷  
機被黜羣情益憤廷機力辨求罷又疏陳十宜去帝慰  
諭有加明年四月主事鄭振先論廢十二罪并及廷機  
廷機累疏乞休杜門數月不出言者疑其僞數十人交  
章力攻廷機求去不已帝屢詔勉留且遣鴻臚趣出堅  
臥不起待命踰年乃屏居荒廟廷臣猶有繁言至四十



年九月疏已百二十餘上乃陛辭出都待命同官葉向  
高言廷機已行不可再挽乃加大子太保賜道里費乘  
傳以行人護歸居四年卒贈少保諡文節廷機繫閣籍  
六年秉政止九月無大過言路以其與申時行沈一貫  
輩密相授受故交章逐之輔臣以穢亂受屏棄積年  
而後去前此未有也廷機輔政時四川巡撫喬璧星銳  
欲討鎮雄安堯臣與貴州守臣持議不決廷機力主撤  
兵其後卒無事議者稱之閩人入閣自楊榮陳山後以  
語言難曉垂二百年無人廷機始與葉向高並命後周  
如磐張瑞圖林鈺蔣德璟黃景昉復相繼云

葉道甫字會甫崇仁人萬曆十七年進士及第授編修  
進左中允直講東宮太子偶旁矚道南卽輟講拱筵太  
子爲改容歷左諭德少詹事擢禮部右侍郎署部事歷  
城高苑牛產犢皆兩首兩鼻道南請盡蠲山東諸稅召  
還內臣又因災異言貂璫斂怨乞下詔罪已與天下更  
新皆不報尋請追諡建文朝忠臣京師久旱疏言天下  
人情鬱而不散致成旱災如東宮天下本不使講明經  
術練習政務久真深聞聰明隔塞鬱一也法司懸缺半  
載讞鞫無人囹圄充滿有入無出愁憤之氣上薄日星  
鬱二也內藏山積而閭閻半菽不充曾不發帑振救坐

視其死亡轉徙鬱三也纍臣滿朝薦卞孔時時稱循吏  
因權璫構陷一穀數年鬱四也廢棄諸臣實堪世用一  
斥不復山林終老鬱五也陛下誠渙發德音除此數鬱  
不崇朝而雨露遍天下矣帝不省道南遇事有操執明  
達政體朝鮮貢使歸請市火藥執不予土魯番貢玉請  
勿納遼東議開科試士以巖疆當重武格不行父喪歸  
服闋卽家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與方從  
哲並命三辭不允久之始入朝故事廷臣受官先面謝  
乃蒞任帝不視朝久皆先蒞任道南至不獲見不敢入  
直全官從哲爲言帝令先視事道南疏謝居數日言臣

疏列經旬僅下瑞王婚禮一疏他若儲宮出講諸王豫  
教簡大僚舉遺佚撤稅使補言官諸事廷臣舌敝以請  
者舉皆杳然豈陛下簡置臣等意帝優詔答之卒不行  
迨帝因挺擊之變召見羣臣慈寧宮道南始得面謝自  
是不獲再見織造中官劉成死遣其黨呂貴往護貴嗾  
奸民留已督造中旨許之命草勅道南偕從哲爭且詢  
疏所從進請永杜內降弗聽鄱陽故無商稅中官爲稅  
使置關湖口征課道南極言傍湖舟無所泊多覆沒請  
罷關勿征亦不納道南輔大政不爲詭隨頗有時望歲  
丙辰偕禮部尚書劉楚先典會試吳江舉人沈同和者

副都御史季文子目不知書賄禮部吏與同里趙鳴陽  
聯號舍其首場七篇自坊刻外皆鳴陽筆也榜發同和  
第一鳴陽亦中式都下大譁道南等亟檢舉詔令覆試  
同和竟日構一文下吏成烟瘴鳴陽亦除名先是湯賓  
尹科場事實道南發之其黨側目御史李嵩周師旦遂  
連章論道南而給事中劉文炳攻尤力道南疏辨乞休  
頗侵文炳文炳遂極詆御史張至發助之道南不能堪  
言臺諫劾閣臣職也未有肆口嫚罵者臣辱國已甚請  
立罷黜帝雅重道南謫文炳外任奪嵩等俸御史韓浚  
朱埜救文炳復詆道南道南益求去杜門踰年疏

七上帝猶勉留會繼母訃至乃賜道里費遣行人護歸  
天啓初以覃恩卽家進太子太保居二年卒贈少保諡  
文恪

贊曰傳稱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其王家屏沈鯉之謂  
乎廷機雖頗鼓物議然清節不汗若于陛之世德慎行  
之博聞亦足稱羽儀廊廟之選矣

之軒閣亦以蘇氏繪風雨之狀矣

平茲對輿敵楚心藉然截道不刊昔于劉之世斷斷行贊曰蘇蘇後合限限翁不合即去其王家其此驗之贈文辭

天啓以單恩唱寢歲太千太尉母二爭卒領少尉歸子土帝餘煥留會歸母情至以顯道里費數行入藟藟

明史卷二百十八

列傳第一百六

不詳 總纂纂一經纂纂保兼太千太保和學士兼纂纂部尚書加級張廷璽

敕修

申時行

子用懋用嘉孫紹芳

王錫爵

弟鼎爵子衡

沈一貫

沈一貫弟

申時行字汝默長洲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第一授修

撰歷左庶子掌翰林院事萬曆五年由禮部右侍郎改

吏部時行以文字受知張居正蘊藉不立崖巖居正安

之六年三月居正將歸葬父請廣閣臣遂以左侍郎兼

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已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累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張居正攬權久操羣下如束濕異已者率逐去之及居正卒張四維時行相繼柄政務爲寬大以次收召老成布列庶位朝論多稱之然是時內閣權積重六卿大氏徇閣臣指諸大臣由四維時行起樂其寬多與相厚善四維憂歸時行爲首輔余有了許國王錫爵王家屏先後同居政府無嫌情而言路爲居正所遏至是方發舒以居正素暱時行不能無諷刺時行外示博大能容人心故弗善也帝雖樂言者許居正短而頗惡人論時事言事者間謫官衆

以此望時行口語相詆諆諸大臣又皆右時行杜言者曰言者益憤時行以此損物望十二年三月御史張文熙嘗言前閣臣專恣者四事請帝永禁革之時行疏爭曰文熙謂部院百執事不當置考成簿送閣察考吏兵二部除授不當一一取裁督撫巡按行事不當密揭請教閣中票擬當使同官知夫閣臣不職當罷黜若并其執掌盡削之是因噎廢食也至票擬無不與同官議者帝深以爲然紬文熙議不用御史下此呂言侍郎高啟愚以試題勸進居正帝手疏示時行時行曰此呂以曖昧陷人大辟恐讒言接踵至非清明之朝所宜有尚書

楊巍因請出此呂於外帝從巍言而給事御史王士性  
李植等交章劾巍阿時行意蔽塞言路帝尋亦悔之命  
罷啟思留此呂時行巍求去有丁國言大臣國體所繫  
今以羣言留此呂恐無以安時行巍心國尤不勝憤專  
疏求去詆諸言路副都御史石星侍郎陸光祖亦以爲  
言帝乃聽巍出此呂於外慰留時行國而言路羣起攻  
國時行請量罰言者言者益心憾旣而李植江東之以  
大峪山壽宮事撼時行不勝貶去閣臣與言路日相水  
火矣初御史魏允貞郎中李三才以科場事論及時行  
予用懋貶官給事中鄒元標劾罷時行姻徐學謨時行

假他疏逐之去已而占物情稍稍擢三人官三人得毋  
廢世以此稱時行長者時行欲收入心罷居正時所行  
考成法一切爲簡易亦數有獻納嘗因災異力言糴糶  
急迫徵派加增刑獄繁多用度侈靡之害又嘗請止撫  
按官助工贓罰銀請減織造數趣發諸司章奏緣尚寶  
卿徐貞明議請開畿內水田用鄧子龍劉綎平隴川薦  
鄭洛爲經畧趣順義王東歸寢葉夢熊奏以弭楊應龍  
之變然是時天下承平上下恬熙法紀漸不振時行務  
承帝指不能大有建立帝每遇講期多傳免時行請雖  
免講仍進講章自後爲故事講筵遂永罷評事維于仁

進酒色財氣四箴帝大怒召時行等條分析之將重譴時行請毋下其章而諷于仁自引去于仁賴以免然章奏留中自此始十四年正月光宗年五歲而鄭貴妃有寵生皇三子常洵頗萌奪嫡意時行率同列再請建儲不聽廷臣以貴妃故多指斥宮闈觸帝怒被嚴譴帝嘗詔求直言郎官劉復初李懋檜等顯侵貴妃時行請帝下詔令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得專達帝甚悅衆多咎時行者時行連請建儲十八年帝召皇長子皇三子令時行入見毓德宮時行拜賀請亟定大計帝猶豫久之下詔曰朕不喜激聒近諸臣章

奏槩留中惡其離間朕父子若明歲廷臣不復瀆擾當以後年冊立否則俟皇長子十五歲舉行時行因戒廷臣毋激擾明年八月工部主事張有德請其冊立儀注帝怒命展期一年而內閣中亦有疏入時行方在告次輔國首列時行名時行密上封事言臣方在告初不預知冊立之事聖意已定有德不諳大計惟宸斷親裁勿因小臣妨大典於是給事中羅大紘劾時行謂陽附羣臣之議以請立而陰緩其事以內交中書黃正賓復論時行排陷同官巧避首事之罪二人皆被黜責御史鄒德泳疏復上時行力求罷詔馳驛歸歸三年光宗始出

閣講學十年始立爲皇太子四十二年時行年八十帝遣行人存問詔書到門而卒先以雲南岳鳳平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詔贈太師諡文定子用懋用嘉用懋字敬中舉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神宗擢太僕少卿仍視職方事再遷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崇禎初歷兵部左右侍郎拜尚書致仕歸卒贈太子太保用嘉舉人歷官廣西參政孫紹芳進士戶部左侍郎王錫爵字元馭太倉人嘉靖四十一年舉會試第一廷試第二授編修累遷至祭酒萬曆五年以詹事掌翰林院張居正奪情將廷杖吳中行趙用賢等錫爵要同館

人詣居正求解居正不納錫爵獨造喪次切言之居正徑入不顧中行等既受杖錫爵持之大慟明年進禮部右侍郎居正甫歸治喪九卿急請召還錫爵獨不署名旋乞省親去居正以錫爵形已短益銜之錫爵遂不出十二年冬卽家拜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機務還朝請禁詔訣抑奔競戒虛浮節侈靡闢橫議簡工作帝咸褒納初李植江東之與大臣申時行楊巍等相構以錫爵負時望且與居正貳力推之比錫爵至與時行合反出疏力排植等植等遂悉去時時行爲首韓許國次之三人皆南畿人而錫爵與時行同舉會試且



同郡政府相得甚然時行柔和而錫爵性剛負氣十六  
年子衡舉順天試第一郎官高桂饒伸論之錫爵連章  
辨訐語過忿伸坐下詔獄除名桂謫邊方御史喬璧星  
請帝戒諭錫爵務擴其量爲休休有容之臣錫爵疏辨  
以是積與廷論忤時羣臣請建儲者衆帝皆不聽十八  
年錫爵疏請豫敎元子錄用言官姜應麟等且求宥故  
巡撫李材不報嘗因旱災白陳乞罷帝優詔留之火落  
赤真相犯西陲議者爭請用兵錫爵主款與時行合未  
幾偕同列爭冊立不得杜門乞歸尋以母老連乞歸省  
乃賜道里費遣官護行歸二年時行國及王家屏相繼

有詔趣召錫爵二十一年正月還朝遂爲首輔先  
是有旨是年春舉冊立大典戒廷臣毋瀆陳廷臣鑒張  
有德事成默默及是錫爵密請帝決大計帝遣內侍以  
手詔示錫爵欲待嫡子令元子與兩弟且竝封爲王錫  
爵懼失上指立奉詔擬諭旨而又外慮公論因言漢明  
帝馬后唐明皇王后宋真宗劉后皆養諸妃子爲子請  
令皇后撫育元子則元子卽嫡子而生母不必崇位號  
以上歷皇貴妃亦擬諭以進同列藉志臯張位咸不預  
聞帝竟以前諭下禮官令卽具儀於是舉朝大譁給事  
中史孟麟禮部尚書羅萬化等羣詣錫爵第力爭廷臣

諫者章日數上錫爵偕志臯位力請追還前詔帝不從已而諫者益多而岳元聲顧允成張納陞陳泰來于孔兼李啟美曾鳳儀鍾化民項德禎等遮錫爵於朝房面爭之李騰芳亦上書錫爵錫爵請下廷議不許請面對不報乃自劾三悞乙罷斥帝亦迫公議追寢前命命少侯一三年議行錫爵旋請速決且曰曩元子初生業爲頒詔肆赦詔書稱承宗社明以皇太子待之矣今復何疑而弗決哉不<sub>一</sub>七月彗星見有詔修省錫爵因請延見大臣又言彗<sub>一</sub>近紫微宜慎起居之節寬左右之刑寡嗜欲以防疾<sub>一</sub>積聚以廣恩踰月復言彗已入紫

微非區區用入行政所能消弭惟建儲一事可以禳之蓋天王之象曰帝星太子之象曰前星今前星旣耀而不早定故致此災誠速行冊立天變自弭帝皆報聞仍持首春待期之說錫爵答奏復力言之又連草懇請十一月皇太后生辰帝御門受賀畢獨召錫爵煖閣勞之曰卿扶母來京誠忠孝兩全錫爵叩頭謝因力請早定國本帝曰中宮有出奈何對曰此說在十年前猶可今元子已十三尚何待况自古至今豈有子弟十三歲猶不讀書者帝頗感動錫爵因請頻召對保聖躬退復上疏力請且曰外廷以固寵陰謀歸之皇貴妃恐鄭氏舉

族不得安惟陛下深省帝得疏心益動手詔諭錫爵卿  
每奏必及皇貴妃何也彼數勸朕朕以祖訓后妃不得  
與外事安敢輒從錫爵上言今與皇長子相形者惟皇  
貴妃子天下不疑皇貴妃而誰疑皇貴妃不引爲己責  
而誰責祖訓不與外事者不與外廷用人行政之事也  
若冊立乃陛下家事而皇二子又皇貴妃親子陛下得  
不與皇貴妃謀乎且皇貴妃久侍聖躬至親且賢外廷  
紛紛莫不歸怨臣所不忍聞臣六十老人力捍天下之  
口歸功皇貴妃陛下尚以爲疑然則必如羣少年盛氣  
以攻皇貴妃而陛下反快於心乎疏入帝領之志皇位

亦力請居數日遂有出閣之命而帝令廣市珠玉珍寶  
供出閣儀物計直三十餘萬戶部尚書楊俊民等以故  
事爭給事中王德完等又力諫帝遂手詔諭錫爵欲易  
期錫爵婉請乃不果易明年二月出閣禮成俱如東宮  
儀中外爲慰錫爵在閣時嘗請罷江南織造停江西淘  
器減雲南貢金出內帑振河南饑帝皆無忤眷禮逾前  
後諸輔臣其救李沂力爭不宜用廷杖尤爲世所稱特  
以阿拉封指被物議旣而郎中趙南星斥侍郎趙用賢  
放歸論救者咸遭譴謫衆指錫爵爲之雖連章自明且  
申救人卒莫能諒也錫爵遂屢疏引疾乞休帝不欲其

明史卷一百八 列傳 八  
去爲出內帑錢建醮祈愈錫爵力辭疏八上乃允先累  
加太子太保至是命改吏部尚書進建極殿賜道里費  
乘傳行人護歸歸七年東宮建遣官賜敕存問賚銀幣  
羊酒三十五年廷推閣臣帝旣用于慎行葉向高李廷  
機還念錫爵特加少保遣官召之三辭不允時言官方  
厲鋒氣錫爵進密揭力詆中有上於章奏一槩留中特  
鄙夷之如禽鳥之音等語言官聞之大憤給事中段然  
首劾之其同官胡嘉棟等論不已錫爵亦自闔門養重  
竟辭不赴又三年卒於家年七十七贈太保謚文肅子  
衡字辰玉少有文名爲舉首才自稱因被論遂不復會

試至二十九年錫爵罷相已久始舉會試第二人廷試  
亦第二授編修先父卒錫爵弟鼎爵進士累官河南提  
學副使  
沈一貫字肩吾鄞人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  
充日講官進講高宗諒陰拱手曰託孤寄命必忠貞不  
二心之臣乃可使百官總已以聽苟非其人不若躬親  
聽覽之爲孝也張居正以爲刺已頗憾一貫居正卒始  
遷左中允歷官吏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加太子賓客  
假歸二十二年起南京禮部尚書復召爲臣史副總裁  
協理詹事府未上王錫爵趙志臯張位同居內閣復有

旨推舉閣臣吏部舉舊輔王家屏及一貫等七人名以  
上而帝方怒家屏譙責尚書陳有年有年引疾去一貫  
家居久故有清望閣臣又力薦之乃詔以尚書兼東閣  
大學士與陳于陞同入閣預機務命行人卽家起焉會  
朝議許日本封貢一貫慮貢道出寧波爲鄉郡患極陳  
其害貢議乃止未幾錫爵去于陞位第三每獨行已意  
一貫柔而深中事志臯等惟謹其後于陞卒官志臯病  
痺久在告位以薦楊鎬及憂危竑議事得罪去一貫與  
位嘗私致鎬書爲贊畫王事于應泰所劾位疏辯激于  
怒罷一貫惟引咎帝乃慰留之時國本未定廷臣爭十

節策不決皇長子年十八諸請冊立冠婚者益迫帝責  
戶部進銀二千四百萬爲冊立分封諸典禮費以日之  
一貫再疏爭不聽二十八年命營慈慶宮居皇長子工  
竣諭一貫草敕傳示禮官上冊立冠婚及諸王分封儀  
敕旣上帝復留不下一貫疏趣則善朕因小臣謝廷讚  
乘機邀功故中輟俟皇長子移居後行之旣而不舉行  
明年貴妃弟鄭國泰迫羣議請冊立冠婚竝行一貫因  
再草敕請下禮官具儀不報廷議有欲先冠婚後冊立  
者一貫不可曰不正名而苟成事是降儲君爲諸王也  
會帝意亦頗悟命卽日舉行九月十有八日漏下三鼓

明史卷三百八 列傳 十一  
詔下既而帝復悔令改期一貫封還詔書言萬死不敢奉詔帝乃止十月望冊立禮成時論頗稱之會志臯於九月卒一貫遂當國初志臯病久一貫屢請增閣臣及是乃簡用沈鯉朱賡而事皆取決於一貫尋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自一貫入內閣朝政已大非數年之間礦稅使出爲民害其所誣劾逮繫者悉滯獄中吏部疏請起用建言廢黜諸臣并考選科道官久抑不下中外多以望閣臣一貫等數諫不省而帝久不視朝閣臣屢請皆不報一貫初輔政面恩一見帝而已東征及楊應龍平帝再御午門樓文俘一貫請陪侍

賜面對皆不許上下否隔甚一貫雖小有救正大率依違其間物望漸減迨三十年二月皇太子婚禮甫成帝忽有疾急召諸大臣至仁德門俄獨命一貫入啟祥宮後殿西煖閣皇后貴妃以疾不侍側皇太后南面立稍北帝稍東冠服席地坐亦南面太子諸王跪於前一貫叩頭起居訖帝曰先生前朕病日篤矣享國已久何憾佳兒佳婦付與先生惟輔之爲賢君礦稅事朕因殿工未竣權宜採取今可與江南織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內監皆令還京法司釋久繫罪囚建言得罪諸臣咸復其官給事中御史卽如所請補用朕見先生止此

明史卷三百八 及傳 十一  
矣言已就臥一貫哭太后太子諸王皆哭一貫復奏今  
尚書求去者三請定去留帝留戶部陳藁兵部田樂而  
以祖陵衝決削工部楊一魁籍一貫復叩首出擬旨以  
進是夕閣臣九卿俱直宿朝房漏三鼓中使捧諭至具  
如帝語一貫者諸大臣咸喜翼日帝疾瘳悔之中使二  
十輩至閣中取前諭言礦稅不可罷釋囚錄直臣惟卿  
所裁一貫欲不予中使輒搏穎幾流血一貫惶遽繳入  
時吏部尚書李戴左都御史溫純期即日奉行頒示天  
下刑部尚書蕭大亨則謂弛獄須再請無何事變太僕  
卿南企仲劾戴大亨不即奉帝諭起廢釋囚帝怒并二

事寢不行當帝欲迫還成命司禮太監田義力爭帝怒  
欲手刃之義言愈力而中使已持一貫所繳前諭至後  
義見一貫唾曰相公稍持之礦稅撤矣何怯也自是大  
臣言官疏請者日相繼皆不復聽礦稅之害遂終神宗  
世帝自疾瘳以後政益廢弛稅監王朝梁永高淮等所  
至橫暴奸人乘機虐民者愈衆一貫與鯉賡共著論以  
風又嘗因事屢爭且揭陳用人行政諸事帝不省顧遇  
一貫厚嘗特賜敕獎之一貫素忌鯉鯉亦自以講筵受  
主眷非由一貫進不爲下二人漸不相能禮部侍郎郭  
正域以文章氣節著鯉甚重之都御史溫純吏部侍郎

楊時喬皆以清嚴自持相標置一貫不善也會正域議奪呂本諡一貫賡與本同鄉寢其議由是益惡正域并惡鯉及純時喬等而黨論漸興浙人與公論忤由一貫始三十一年楚府鎮國將軍華越許楚王華奎爲假王一貫納王重賄令通政司格其疏月餘先上華奎劾華越欺罔四罪疏正域楚人頗聞假王事有狀請行勘虛實以定罪案一貫持之正域以楚王饋遺書上帝不省及撫按臣會勘并廷臣集議疏入一貫力右王喚給事中錢夢臯楊應文劾正域勒歸聽勘華越等皆得罪正域甫登舟未行而妖書事起一貫方銜正域與鯉其黨

康丕揚錢夢臯等遂捕僧達觀醫士沈令譽等下獄窮治之一貫從中主其事令錦衣帥王之禎與丕揚大索鯉私第三日發卒圍正域舟執掠其婢僕乳媪皆無所得乃以皦生光具獄二事錯見正域及楚王傳中始都御史純劾御史于永清及給事中姚文蔚語稍涉一貫給事中鍾兆斗爲一貫論純御史湯兆京復劾兆斗而直純純十七疏求去一貫佯揭留純至歲乙巳大察京朝官純與時喬主其事夢臯兆斗皆在黜中一貫怒言於帝以京察疏留中久之乃盡留給事御史之被察者且許純致仕去於是主事劉元珍龐時雍南京御史朱



吾弼力爭之謂二百餘年計典無特留者時南察疏亦  
留中後迫衆議始下一貫自是積不爲公論所與彈劾  
日衆因謝病不出三十四年七月給事中陳嘉訓御史  
孫居相復連章劾其好貪一貫憤益末去帝爲黜嘉訓  
奪居相俸允一貫歸鯉亦同時罷而一貫獨得溫旨雖  
賡右之論者益訾其有內援焉一貫之入閣也爲錫爵  
志臯所薦輔政十有三年當國者四年枝拄清議好同  
惡異與前後諸臣同至楚宗妖書京察三事獨犯不韙  
論者醜之雖其黨不能解免也一貫歸言者追劾之不  
已其鄉人亦多受世詆譏云一貫在位累加少傅兼太

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家居十年卒贈太傅

諡文恭

方從哲字中涵其先德清人隸籍錦衣衛家京師從哲  
登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庶吉士屢遷國子祭酒請告家  
居久不出時頗稱其恬雅大學士葉向高請用爲禮部  
右侍郎不報中旨起吏部左侍郎爲給事中卒成名所  
劾求罷不允四十二年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  
吳道南竝命時道南在籍向高爲首輔政事多決於向  
高向高去國從哲遂獨相請召還舊輔沈鯉不允御史  
錢春劾其容悅從哲乞罷帝優旨慰留未幾道南至會

張差挺擊事起刑部以瘋癲蔽獄王之案鉤得其情龐保劉成等跡始露從哲偕道南斥之案言謬妄帝納之道南爲言路所詆求去者經歲以母憂歸從哲復獨相卽疏請推補閣臣自後每月必請帝以一人足辦迄不增置從哲性柔懦不能任大事時東宮久輟講瑞王婚禮逾期惠王桂王未擇配福府莊田遣中使督賦又議令鬻鹽中旨命呂貴督織造駙馬王昺以救劉光復褫冠帶山東盜起災異數見言官翟鳳翀郭尚賓以直言貶帝遣中使令工部侍郎林如楚繕修咸安宮宣府缺餉數月從哲皆上疏力言帝多不聽而從哲有內援以

名等而已實將順帝意無所匡正向高秉政時黨論鼎沸言路交通銓部指清流爲東林逐之殆盡及從哲秉政言路已無正人黨論漸息丁巳京察盡斥東林且及林居者齊楚浙三黨鼎立務搏擊清流齊人元詩教從哲門生勢尤張從哲昵羣小而帝怠荒亦益甚畿輔山東山西河南江西及大江南北相繼告災疏皆不發舊制給事中五十餘員御史百餘員至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無所屬十三道止五人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率不得代六部堂上官僅四五人都御史數年空署督撫監司亦屢缺不補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

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畫憑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輿哀訴詔獄囚以理刑無人不決遣家屬聚號長安門職業盡弛上下解體四十六年四月

大清兵克撫順朝野震驚帝初頗憂懼章奏時下不數月泄泄如故從哲子世鴻殺人巡城御史劾之從哲乞罷不允長星見東南長二丈廣尺餘十有九日而滅是日京師地震從哲言妖象怪徵層見疊出除臣奉職無狀痛自修省外望陛下大奮乾綱與天下更始朝士雜然笑之帝亦不省御史熊化以時事多艱佐理無效劾從哲乞用災異策免從哲懇求罷堅臥四十餘日閣中

虛無人帝慰留再三乃起視事明年二月楊鎬四路出師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用紅旗督戰師大敗禮部主事夏嘉遇謂遼事之壞由興邦及從哲庇李維翰所致兩疏劾之從哲求罷不敢入閣視事於朝房帝優旨懇留乃復故而反擢興邦爲太常少卿未幾大清兵連克開原鐵嶺廷臣於文華門拜疏立請批發又候旨思善門皆不報從哲乃叩首仁德門跪俟俞旨帝終不報俄請帝出御文華殿召見羣臣面商戰守方略亦不報請補閣臣疏十上情極哀始命廷推及推上又不用從哲復連請乃簡用史繼偕沈灌疏仍留中終

明史卷二百八 文傳 二十七  
帝世寢不下御史張新詔劾從哲諸所疏揭委罪君父  
誑言欺人祖宗二百年金甌壞從哲手御史蕭毅中劉  
蔚周方鑑楊春茂王尊德左光斗山西參政徐如翰亦  
交章擊之從哲連疏自明且乞罷帝皆不問自劉光復  
繫獄從哲論救數十疏帝特釋爲民而用人行政諸章  
奏終不發帝有疾數月會皇后崩從哲哭臨畢請至榻  
前起居召見弘德殿跪語良久因請補閣臣用大僚下  
臺諫命帝許之乃叩頭出帝素惡言官前此考選除授  
者率候命二三年及是候八年從哲請至數十疏竟不  
下帝自以海宇承平官不必備有意損之及遼左軍興  
又不欲矯前失行之如舊從哲獨秉國成卒無所匡救  
又用姚宗文閣渣東齋經畧熊廷弼去遼陽遂失論者  
謂明之亡神宗實基之而從哲其罪首也四十八年七  
月丙子朔帝不豫十有七日大漸外廷憂危從哲偕九  
卿臺諫詣思善門問安越三日召從哲及尚書周嘉謨  
李汝華黃嘉善黃克纘等受顧命又二日乃崩八月丙  
午朔光宗嗣位鄭貴妃以前福王故懼帝銜之進珠玉  
及侍姬八人嗽帝選侍李氏最得帝寵貴妃因請立選  
侍爲皇后選侍亦爲貴妃求封太后帝已於乙卯得疾  
丁巳力疾御門命從哲封貴妃爲皇太后從哲遽以命

禮部侍郎孫如游力爭事乃止辛酉帝不視朝從哲偕  
廷臣詣宮門問安時都下紛言中官崔文昇進洩藥帝  
由此委頓而帝傳諭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  
語羣情益疑駭給事中楊漣劾文昇并及從哲刑部主  
事孫朝肅徐儀世御史鄭宗周竝上書從哲請保護聖  
體速建儲貳從哲候安因言進藥宜慎帝褒答之戊辰  
新閣臣劉一燝韓爌入直帝疾已殆辛未召從哲一燝  
爌英國公張惟賢吏部尚書周嘉謨戶部尚書李汝華  
禮部侍郎署部事孫如游刑部尚書黃克纘左都御史  
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楊漣御史顧慥等至乾清宮帝

御東煖閣憑几皇長子皇五子等皆侍帝命諸臣前從  
哲等因請慎醫藥帝曰十餘日不進矣遂諭冊封選侍  
爲皇貴妃甲戌復召諸臣諭冊封事從哲等請速建儲  
貳帝顧皇長子曰卿等其輔爲堯舜又語及壽宮從哲  
等以先帝山陵對帝自指曰朕壽宮也諸臣皆泣帝復  
問有鴻臚官進藥者安在從哲曰鴻臚寺丞李可灼自  
云仙方臣等未敢信帝命宣可灼至趣和藥進所謂紅  
丸者也帝服訖稱忠臣者再諸臣出竝宮門外頃之中  
使傳上體平善日晡可灼出言復進一丸從哲等問狀  
曰平善如前明日九月乙亥朔卯刻帝崩中外皆恨可

灼甚而從哲擬遣旨資可灼銀幣時李選侍居乾清宮  
羣臣入臨諸闔閉宮門不許入劉一燝楊漣力拄之得  
哭臨如禮擁皇長子出居慈慶宮從哲委蛇而已初鄭  
貴妃居乾清宮侍神宗疾光宗卽位猶未遷尚書嘉謨  
責貴妃從子養性乃遷慈寧宮及光宗崩而李選侍居  
乾清宮給事中漣及御史左光斗念選侍嘗邀封后非  
可令居乾清以冲主付託也於是議移宮爭數日不決  
從哲欲徐之至登極前一日一燝曠邀從哲立宮門請  
選侍乃移曦鸞宮明日庚辰熹宗卽位先是御史王安  
舜劾從哲輕薦狂醫又賞之以自掩從哲擬太子令旨

可灼俸一年御史鄭宗周劾文昇罪請下法司從哲  
擬令旨司禮察處及御史郭如楚馮三元焦源溥給事  
中魏應嘉太常卿曹珖光祿少卿高攀龍主事呂維祺  
先後上疏言可灼罪不容誅從哲庇之國法安在而給  
事中惠世揚直糾從哲十罪三可殺言從哲獨相七年  
妨賢病國罪一驕蹇無禮失悞哭臨罪二挺擊青宮庇  
護奸黨罪三恣行胸臆破壞絲綸罪四縱子殺人蔑視  
憲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壅耳目罪六陷城失律寬議撫  
臣罪七馬上催戰覆沒全師罪八徇私罔上鼎鉉貽羞  
罪九代營權稅蠹國殃民罪十貴妃求封后舉朝力爭

從哲依違兩可當誅者一李選侍乃鄭氏私人抗凌聖母飲恨而沒從哲受劉遜李進忠所盜美珠欲封選侍爲貴妃又聽其久據乾清當誅者二崔文昇用洩藥傷損先帝諸臣論之從哲擬脫罪李可灼進劫藥從哲擬賞賚當誅者三疏入責世揚輕詆從哲累求去皆慰留已而張潑袁化中王允成等連劾之皆不聽其冬給事中程註復劾之從哲力求去疏六上命進中極殿大學士賚銀幣蟒衣遣行人護歸天啓二年四月禮部尚書孫慎行追論可灼進紅丸斥從哲爲弒逆詔廷臣議都御史鄒元標主慎行疏從哲疏辨自請削官階投四裔

帝慰諭之給事中魏大中以九卿議久稽趣之上廷臣多主慎行罪從哲惟刑部尚書黃克纘御史王志道徐景濂給事中汪慶百右從哲而詹事公鼐持兩端時大學士曠述進藥始末爲從哲解於是吏部尚書張問達會戶部尚書汪應蛟合奏言進藥始末臣等共聞見輔臣視皇考疾急迫倉皇弒逆二字何忍言但可灼非醫官且非知脉知醫者以藥嘗試先帝龍馭卽上昇從哲與臣等九卿未能止均有罪乃反賚可灼及御史安燾有言止令養病去罰太輕何以慰皇考服中外宜如從哲請削其官階爲法任咎至可灼罪不可勝誅而

當皇考哀感傷寒時進大黃涼藥罪又在可灼上法皆宜顯僇以洩公憤議上可灼遣戍文昇放南京而從哲不罪無何慎行引疾去五年魏忠賢輯梃擊紅丸移宮三事爲三朝要典以傾正人遂免可灼戍命文昇督漕運其黨徐大化請起從哲從哲不出然一時請誅從哲者貶殺畧盡矣崇禎元年二月從哲卒贈太傅諡文端三月下文昇獄戍南京

沈灌字銘縝烏程人父節甫字以安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禮部儀制主事歷祠祭郎中詔建祠禁內令黃冠祝釐節甫持不可尚書高拱恚甚遂移疾歸起光祿丞會拱掌吏部復移疾避之萬曆初屢遷至南京刑部右侍郎召爲工部左侍郎攝部事御史高舉言節甫素負難進之節不宜一歲三遷吏部以節甫有物望絀其議節甫連上疏請省浮費核虛冒止興作減江浙織造停江西盜器帝爲稍減織造數中官傳奉節甫持不可且上疏言之又嘗獻治河之策語鑿鑿可用父憂歸卒贈右副都御史天啟初淮方柄用得賜諡端清灌與弟演同登萬曆二十年進士灌改庶吉士授檢討累官南京禮部侍郎掌部事西洋人利瑪竇人貢囚居南京與其徒王豐肅等倡天主教士大夫多宗之灌奏陪京都會



不宜令異教處此識者違其言然漙素乏時譽與大學士從哲同里閤相善也神宗末從哲獨當國請補閣臣詔會推元詩教等緣從哲意擯何宗彥劉一燝輩獨以漙及史繼偕名上帝遂用之或曰由從哲薦也疏未發明年神宗崩光宗立乃召漙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未至光宗復崩天啟元年六月漙始至故事詞臣教習內書堂所教內豎執弟子禮李進忠劉朝皆漙弟子李進忠者魏忠賢始名也漙既至密結二人乃奏言遼左用兵亟臣謹於東陽義烏諸邑及揚州淮安募材官勇士二百餘請以勇士隸錦衣衛而量授材官職進忠

朝方舉內操得漙奏大喜詔錦衣衛募士授材官士應斗等遊擊以下官有差漙又奏募兵後至者復二百餘人請發遼東四川軍前詔從之尋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再進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禁中內操日盛駙馬都尉王昺亦奉詔募兵願得帷幄重臣主其事廷臣皆言漙與朝陰相結於是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等劾漙陽託募兵陰藉通內劉朝內操漙使門客誘之王昺疏疑出漙教閣人戚畹姦輔內外弄兵長安片土成戰場矣漙疏辨因請疾求罷帝慰留之世揚等遂盡發漙通內狀刑部尚書王紀再疏劾漙

比之蔡京灌亦劾紀保護熊廷弼終下年劉一熾等詔  
兩解之未幾紀以下年獄削籍議者益側目灌大學士  
葉向高言紀灌交攻均失大臣體今以獄獄斥紀如公  
論何朱國祚至以去就爭帝皆弗聽灌不自安乃力求  
去命乘傳歸逾年卒贈太保謚文定灌弟演由工部主  
事歷官南京刑部尚書傳傳生員衣衣  
贊曰神宗之朝於時為豫於象為蠱時行諸人有鳴豫  
之凶而無幹蠱之咎外畏清議內固恩寵依阿自守掩  
飾取名弼諧無聞循默避事書曰股肱惰哉萬事隳哉  
此孔子所為致歎於焉用彼相也

明史卷二百十九

列傳第一百七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和殿大學士兼詹事府少詹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張四維 子泰徵 甲徵

馬自強 子怡懋

許國

趙志臯

張位

朱賡 子敬循

張四維字子維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  
授編修隆慶初進右中允直經筵尋遷左諭德四維個  
儻有才智明習時事楊博王崇古久歷邊陲善談兵四  
維博同里而崇古姊子也以故亦習知邊務高拱深器

之拱掌吏部超擢翰林學士甫兩月拜吏部右侍郎俺  
答封貢議起朝右持不決四維爲交關於拱款事遂成  
拱益才四維四維亦干進不已朝士頗有疾之者御史  
郜永春視鹽河東言鹽法之壞由勢要橫行大商專利  
指四維崇古爲勢要四維父崇古弟爲大商四維奏辨  
因乞去拱力護之溫詔慰留焉初趙貞吉去位拱欲援  
四維入閣而殷士儋夤緣得之諸人遂相構及御史趙  
應龍劾士儋士儋未去言路復有劾四維者四維已進  
左侍郎不得已引去無何士儋亦去東宮出閣召四維  
充侍班官給事中曹大埜言四維賄拱得召四維馳疏  
辨求罷帝不許趣入朝未至而穆宗崩拱罷政張居正  
當國復移疾歸四維家素封歲時餽問居正不絕武清  
伯李偉慈聖太后父也故籍山西四維結爲援萬曆二  
年復召掌詹事府明年三月居正請增置閣臣引薦四  
維馮保亦與善遂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贊機  
務當是時政事一決居正居正無所推讓視同列蔑如  
也四維由居正進謹事之不敢相可否隨其後拜賜進  
官而已居正卒四維始當國累加至少師吏部尚書中  
極殿大學士初四維曲事居正積不能堪擬旨不盡如  
居正意居正亦漸惡之旣得政知中外積苦居正欲大

收人心會皇子生頒詔天下疏言今法紀修明海宇寧謐足稱治平而文武諸臣不達朝廷勵精本意務爲促急煩碎致微斂無藝政令乖舛中外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誠宜及此大慶蕩滌煩苛弘敷惠澤俾四海烝黎咸戴帝德此固人心培國脉之要術也帝嘉納之自是朝政稍變言路亦發舒詆居正時事於是居正黨大懼王篆會省吾輩厚結申時行以爲助而馮保欲因兩宮徽號封已爲伯惡四維持之篆省吾知之厚賄保數短四維而使所善御史曹一夔劾吏部尚書王國光媚四維拔其中表弟王謙爲吏部主事時行遂擬旨罷國光竝

謫謙四維以帝慰留復起視事命甫下御史張問達復劾四維四維窘求保心腹徐爵張大受賄保保意稍解時行乃謫問達於外以安四維四維以時行與謀也卒銜之已而中官張誠譖保保眷大衰四維乃授意門生李植輩發保奸狀保及篆省吾皆逐朝事一大變於是四維稍汲引海內正人爲居正所沉抑者雖未卽盡登用然力反前事時望頗屬焉雲南貢金後期帝欲罪守土官又詔取雲南舊貯礦銀二十萬皆以四維言而止尋以父喪歸服將闋卒贈太師謚文毅子泰徵甲徵皆四維柄政時舉進士泰徵累官湖廣參政甲徵工部郎

馬自強字體乾同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隆慶中歷洗馬直經筵遷國子祭酒振飭學政請寄不行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翰林院神宗爲皇太子出閣充講官敷陳明切遂受眷及卽位自強已遷詹事教習庶吉士乃擢禮部右侍郎爲日講官尋以左侍郎掌詹事府直講如故丁繼母憂歸服闋詔以故官協理詹事府至則遷吏部左侍郎仍直經筵甫兩月廷推禮部尚書帝遣使詢居正尚書得兼講官否居正言事繁不得兼乃用爲尚書罷日講充經筵講官禮官所

掌宗藩事最多先後條例自相牴牾黠吏得恣爲奸利自強擇其當者俾僚吏遵守諸不可用者悉屏之每藩府疏至應時裁決榜之部門明示行止吏無所牟利龍虎山正一真人隆慶時已降爲提點奪印敕至是張國祥求復故號自強寢其奏國祥乃重賄馮保固求復自強力持不可卒以中旨許之初俺答通貢市賞有定額後邊臣徇其求額漸溢自強請申故約濫乞者勿與歲省費不貲世宗實錄成加太子少保六年三月居正將歸葬父念閣臣在鄉里者高拱與已有深隙殷士儻多與援或乘間以出惟徐階老易與擬薦之自代已遣使

報階既念階前輩已還當位其下乃請增置閣臣帝卽令居正推擇遂以人望薦自強及所厚申時行詔加自強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與時行並參機務自強初以救吳中行趙用賢忤居正自分不敢望及制下人更以是多居正時呂調陽張四維先在閣調陽衰數寢疾不出小事四維代擬旨大事則馳報居正於江陵聽其裁決自強雖持正亦不能有爲守位而已已居正還朝調陽謝政自強亦得疾卒詔贈少保謚文莊遣行人護喪還子怡舉人終參議隨進士尚寶卿關中人入閣者自自強始其後薛國觀繼之終明世惟二人

許國字維楨歙縣人舉鄉試第一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神宗爲太子出閣兼校書及卽位進右贊善充日講官歷禮部左右侍郎改吏部掌詹事府十一年四月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國與首輔申時行善以下此呂事與言者相攻語侵吳中行趙用賢由是物議沸然已而御史陳性學復摭前事劾國時行右國請薄罰性學國再疏求去力攻言者帝命鴻臚宣諭始起視事南京給事中伍可受復劾國帝爲謫可受官國復三疏乞休語憤激帝不允性學旋出爲廣東僉事先是帝考卜壽宮加國太子太保改文

淵閣以雲南功進太子太傅國以父母未葬乞歸襄事  
帝不允命其子代御史馬象乾以劾中官張鯨獲罪國  
懇救帝爲霽威受之十七年進士薛敷教劾吳時來南  
京御史王麟趾黃仁榮疏論臺規辭皆侵國國憤連疏  
力詆并及主事饒伸伸方攻大學士王錫爵公議益不  
直國國性木強遇事輒發數與言者爲難無大臣度以  
故士論不附明年秋火落赤犯臨洮鞏昌西陲震動帝  
召對輔臣暖閣時行言款貢足恃國謂渝盟犯順桀驁  
已極宜一大創之不可復羈縻帝心然國言而時行爲  
政不能奪無何給事中任讓論國庸鄙國疏辨帝奪讓

俸國時行初無嫌而時行適爲國門生萬國欽所論讓  
則時行門生也故爲其師報復云福建守臣報日本結  
琉球入寇國因言今四裔交犯而中外小臣爭務攻擊  
致大臣紛紛求去誰復爲國家任事者請申諭諸臣各  
修職業毋忤胸臆帝遂下詔嚴禁國始終忿疾言者如  
此廷臣爭請冊立得旨二十年春舉行十九年秋工部  
郎張有德以儀注請帝怒奪俸時行適在告國與王家  
屏慮事中變欲因而就之引前旨力請帝果不悅責大  
臣不當與小臣比國不自安遂求去疏五上乃賜敕馳  
傳歸踰一月時行亦罷而冊立竟停人謂時行以論劾

明史卷二百九 列傳六  
去國以爭執去爲二相優劣焉國在闕九年廉慎自守故累遭攻擊不能被以汙名卒贈太保諡文穆

趙志臯字汝邁蘭谿人隆慶二年進士及第授編修萬曆初進侍讀張居正奪情將廷杖吳中行趙用賢志臯偕張位習孔教等疏救格不上則請以中行等疏宣什史館居正恚會星變考察京朝官遂出志臯爲廣東副使居三年再以京察謫其官居正歿言者交薦起解州同知旋改南京太僕丞歷國子監司業祭酒再遷吏部右侍郎並在南京尋召爲吏部左侍郎十九年秋申時行謝政薦志臯及張位自代遂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明年春王家屏罷王錫爵召未至志臯暫居首輔會寧夏變起兵事多所咨決主事岳元聲疏論錫爵中言當事者變亂傾危爲主事諸壽賢給事中許弘綱所駁志臯再辨帝皆不問二十一年錫爵還朝明年五月遂歸志臯始當國遼東失事詔褫巡撫韓取善職逮副使馮時泰詔獄而總兵官楊紹勳止下御史問給事中吳文梓等論其失平志臯亦言封疆被寇武臣罪也今寬紹勳而深罪文吏武臣益恣文吏益喪氣帝不從時泰竟謫戍皇太后誕辰帝受賀畢召見輔臣暖閣志臯論宥御史彭應參言官乞減織造志臯等因



明史卷一百九 列傳  
台詞請尋極論章奏留中之弊請盡付諸曹議行帝惡  
中官張誠黨霍文炳以言官不舉發貶黜者三十餘人  
志臯等連疏諫皆不納累進少傅加太子太傅改建極  
殿時兩宮災彗星見日食九分有奇三殿又災連歲間  
變異迭出志臯請下罪已詔因累疏陳時政缺失而其  
大者定國本罷礦稅諸事凡十一條優詔報聞而已皇  
長子年十六時志臯嘗請舉冠婚禮帝命禮官具儀及  
儀上不果行二十六年三月志臯等復以爲言終不允  
張居正柄國權震主申時行繼之勢稍盛王錫爵性剛  
負氣人亦畏之志臯爲首輔年七十餘老矣柔而懦爲

朝士所輕詭譎四起其始爲首輔也位西華門災御史  
趙文炳論之無何南京御史柳佐給事中章守誠言吏  
部郎顧憲成等空司而逐志臯實激中怒已而給事中  
張濤楊洵御史冀體況上進南京評事龍起雷相繼披  
詆而巡按御史吳崇禮劾其子兩淮運副鳳威鳳威坐  
停俸未幾工部郎中岳元聲極言志臯宜放給事中劉  
道亨詆尤力志臯憤言同一閣臣也往日勢重而權有  
所歸則相率附之以媒進今日勢輕而權有所分則相  
率擊之以博名因求退益切帝慰諭之初日本封貢議  
起石星力主之志臯亦冀無事相與應和及封事敗議

者峰起凡劾星者必及志臯志臯每被言輒疏辨求退  
帝悉勉留先嘗譴言者以謝之後言者益衆則多寢不  
下而留志臯益堅迨封事大壞星坐欺罔下獄論死位  
亦以揚鎬故褫官而志臯終不問然志臯已病不能視  
事乞休疏累上御史于永清給事中桂有根復疏論之  
志臯身在牀褥於罷礦建儲諸大政數力疾草疏爭帝  
歲時恩賜亦如故志臯疾轉篤在告四年疏八十餘上  
二十九年秋卒於邸舍贈太師諡文懿

張位字明成新建人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  
預修世宗實錄萬曆元年位以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本  
朝獨無疏言臣備員纂修竊見先朝政事自非出於詔  
令形諸章疏悉湮沒無攷鴻猷茂烈鬱而未章徒使野  
史流傳用偽亂真今史官充位無以自効宜日分數人  
入直凡詔旨起居朝端政務皆據見聞書之待內閣裁  
定爲他年實錄之助張居正善其議奏行焉後以救吳  
中行趙用賢忤居正意時已遷侍講抑授南京司業未  
行復以京察謫徐州同知居正卒之明年用給事中馮  
景隆御史孫惟成薦擢南京尙寶丞俄召爲左中允管  
司業事進祭酒疏陳六事多議行以禮部右侍郎教習  
庶吉士引疾歸詔起故官協理詹事府辭不赴久之以

申時行薦拜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與趙志臯竝命王錫爵還朝帝適降諭三王竝封以待嫡爲辭而志臯位遠請帝篤修交泰早兆高禩議者竊哂之趙南星以考察事褫官朝士詆錫爵者多及位錫爵去志臯爲首輔位與志臯相厚善志臯衰位精悍敢任政事多所裁決時黜陟權盡還吏部政府不得侵撓位深憾之事多掣其肘以故孫繼陳有年孫不揚蔡國珍皆不安其位而去二十四年兩宮災礦稅議起位等不能沮及奸人請稅煤炭開臨清皇店位與沈一貫乃執奏不可不報明年春借一貫陳經理朝鮮事宜請於開城平壤建

重鎮練兵屯田通商惠工省中國輸輓且擇人爲長帥分署朝鮮八道爲持久計事下朝鮮議其國君臣慮東國遂并其土疏陳非便乃寢頃之日本封事壞位力薦參政楊鎬才請付以朝鮮軍務鎬遭父喪又請奪情視事且薦邢玠爲總督帝皆從之位已進禮部尚書改文淵閣以甘肅破賊叙功加太子太保復以延鎮功進少保吏部尚書改武英殿三殿災志臯適在告位借詞列請面慰不許乃請帝引咎頒赦勤朝講發章奏躬廟建皇儲錄廢棄容狂直宥細過補缺官減織造停使徹稅監釋繫囚帝優詔報之不能盡行位又言臣

請停礦稅非遽停之也蓋欲責成撫按使上不辭  
不累民耳於是給事中張正學劾位逢迎遷就寧  
亦不省位初官翰林聲望甚重朝士冀其大用及入  
府招權示威素望漸衰給事中劉道亨劾位奸貪數十  
事位憤力辨遂落道亨三官呂坤張養蒙與孫丕揚交  
好而沈思孝徐作劉應秋劉楚先戴士衡楊廷蘭則與  
位善各有所左右丕揚嘗劾位指道亨爲其黨道亨恥  
之劾位以自解已而贊畫主事丁應泰劾楊鎬喪師言  
位與鎬密書往來朋黨欺罔鎬拔擢由賄位得之帝怒  
下廷議懼惶恐奏辨帝猶慰留給事中趙完璧徐觀

復交章論位窘亟奏羣言交攻孤忠可憫臣心無纖毫  
愧惟上矜察帝怒曰鎬由卿出揭屢薦故奪哀授任今  
乃朋欺隱慝辱國損威猶云益不媿遂奪職閒住無何有  
獲妖書名憂危竝議者御史起之翰言位實主謀帝亦  
疑位怨望有他志詔除名爲民遇赦不宥其親故右都  
御史徐作侍郎劉楚先祭酒劉應秋給事中楊廷蘭主  
事萬建崑皆貶黜有差位有才果於自用任氣好矜其  
敗也廷臣莫之救旣卒亦無崩雪之者天啟中復官贈  
太保諡文莊

朱賡字少欽浙江山陰人父公節泰州知州兄應刑部

主事賡登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萬曆六年  
以侍讀爲日講官宮中方興土木治苑囿賡因講宋史  
極言花石綱之害帝爲悚然歷禮部左右侍郎帝嘗壽  
宮於大峪山命賡往視中官示帝意欲倣永陵制賡言  
昭陵在望制過之非所安疏入久不下已竟如其言累  
官禮部尚書遭繼母喪去二十九年秋趙志臯卒沈一  
貫獨當國請增置閣臣帝素慮大臣植黨欲用林居及  
久廢者詔賡以故官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遣行人  
召之再辭不允明年四月詣闕卽捐一歲俸助殿工其  
秋極陳礦稅之害帝不能用旣而與一貫及沈鯉共獻

守成遣使權宜三論大指爲礦稅發賡手筆也賡於已  
邸門獲妖書而書辭誣賡動搖國本大懼立以疏聞乞  
避位帝慰諭有加一貫倡羣小窮治不已賡在告再始  
書一貫請速具獄無株連事乃得解三十三年大計京  
官帝留被察者錢夢皇輩及南京察疏上亦欲有所留  
賡力陳不可曰北察之留旨從中出人猶咎臣等今若  
出自票擬則二百餘年大典自臣壞之死不敢奉詔言  
官劾溫純及鯉中使傳帝意欲去純賡言大臣去國必  
採公論豈可於劾疏報允帝下南察疏而純竟去其冬  
工部請營三殿時方濬河繕城賡力請俟之異日帝皆

納之不果行三十四年一貫鯉去位賡獨當國年七十  
有二矣朝政日弛中外解體賡疏揭月數上十不能一  
下御史宋燾首諷切賡給事中汪若霖繼之賡緣二人  
言力請帝更新庶政於增閣臣補大寮充言路三事語  
尤切帝優詔答之而不行賡乃素服詣文華門懇請終  
不得命賡以老屢引疾閣中空無人帝諭簡閣臣而廷  
臣慮帝出中旨如往年趙志臯張位故事賡力疾請付  
廷推乃用于慎行李廷機葉向高而召王錫爵於家以  
爲首輔給事中王元翰胡忻以廷機之用賡實主之疏  
詆廷機並侵賡賡疏辭帝爲切責言者旣而姜士昌及

燾被謫言路謂出賡意益不平禮部主事鄭振先遂劾  
賡十二大罪且言賡與一貫錫爵爲過去見在未來三  
身帝怒貶振先三秩俄以言官論救再貶二秩先考選  
科道吏部擬上七十八人候命踰年不下賡連疏趣之  
三十六年秋命始下諸人列言路方欲見風采而給事  
中若霖先嘗忤賡及是見黜適當賡病起入直時衆謂  
賡修郤攻訐四起先後疏論至五十餘人給事中喻安  
性者賡里人爲賡上疏言今日政權不由內閣盡移於  
司禮言者遂交章劾安性復侵賡是時賡已寢疾乞休  
疏二十餘上言者慮其復起攻不已而賡以十一月卒

於官遺疏陳時政語極悲切賡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進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及卒贈太保諡文懿御史  
彭端吾復疏詆賡給事中胡忻請停其贈諡帝不聽賡  
醇謹無大過與沈一貫同鄉相比暱給事中陳治則姚  
文蔚等以故蒙詬病云子敬循官禮部郎中改稽勲前  
此無正郎改吏部者自敬循始終右通政風采而命  
贊曰四維等當軸處中頗滋物議其時言路勢張恣為  
抨擊是非瞽亂賢否混淆羣相蔽仇罔顧國是詬誶日  
積又烏足為定論乎然謂光明磊落有大臣之節則斯  
人亦不能無愧辭焉

明史卷一百二十

列傳第一百八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祿兼李太保保殷學士兼實都部尚書加六級張廷玉等

救修

萬士和

王之誥

劉一儒

吳百朋

劉應節

徐棡

王遴

畢十鏘

鍾化

李世達

曾同亨

辛自修

弟乾亨

溫純

趙世卿

李汝華

萬士和字思節宜興人父吉桐廬訓導有學術士和成  
嘉靖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禮部主事父喪除乞便  
養母改南京兵部累遷江西僉事歲裁上供瓷器千計  
遷貴州提學副使進湖廣參政撫納叛苗二十八砦以  
功賚銀幣三殿工興採木使者旁午士和經畫備至民  
賴以安遷江西按察使之官踰期劾免起山東按察使  
再遷廣東左布政使政事故專決於左士和日朝廷設  
二使如左右手非有軒輊乃約右使分日治事召拜應  
天府尹道遷右副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奏請便民六事  
隆慶初進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尋改禮部進左引疾

歸神宗立起南京禮部侍郎署國子監事萬曆元年禮  
部尚書陸樹聲去位張居正用樹聲言召士和代之條  
上崇儉數事又以災祲屢見奏乞杜倖門容戇直汰冗  
員抑干請多犯時忌俺答及所部貢馬邊臣請加官賞  
士和言賞賚有成額毋徇邊臣額外請從之方士倚馮  
保求官士和持不可成國公朱希忠歿居正許贈王士  
和力爭給事中余懋學言事得罪士和言直臣不當斥  
於是積忤居正給事中朱南雍承風劾之遂謝病去居  
正歿起南京禮部尚書再疏引年不赴卒年七十二贈  
太子少保諡文恭



王之誥字告若石首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吉水知縣遷戶部主事改兵部員外郎出爲河南僉事討師尚詔有功轉參議調大同兵備副使以搗板升功增俸一級進山西右參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大興屯田每營墾田百五十頃役軍四百人列上便宜八事行之召爲兵部右侍郎尋以左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隆慶元年就進右都御史俺答犯石州之誥令山西總兵官申維岳參將劉寶尤月黑雲龍四營兵尾之南下而檄大同總兵官孫吳山西副總兵田世威等出天門關遏其東歸巡撫王繼洛駐代州不出維岳不敢前石州

遂陷殺人數萬所過無孑遺大掠十有四日而去事聞維岳世威寶論死繼洛戍邊吳落職之誥以還守南山止敗二秩明年詔之誥以左侍郎巡視薊遼保定宣大山西侍郎劉燾巡陝西延綏寧夏甘肅之誥以疾辭代以冀練已復因給事中張鹵言皆罷不遣三年起督京營進右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以延寧將士搗巢功予一子官遷南京兵部尚書神宗嗣位召拜刑部尚書張居正專政之誥與有連每規切之萬曆三年乞假送母歸踰時不至被劾會之誥亦奏請終養遂報許後居正喪父奪情杖言者闕下歸葬還闕之誥以召還直

明史卷二百一十 列傳 三  
臣收人心爲勸卒贈太子太保諡端襄時有夷陵劉一  
儒者字孟真亦是正姻也嘉靖三十八年進士屢官刑  
部侍郎居正當國嘗貽書規之居正歿親黨皆坐斥一  
儒獨以高潔名尋拜南京工部尚書甫半歲移疾歸初  
居正女歸一儒子珠琲紈綺盈箱篋一儒悉扃之別室  
居正死貲產盡入官一儒乃發向所緘物還之南京御  
史李一陽請還一儒於朝以厲恬讓帝可其奏一儒竟  
不赴召卒於家天啟中追諡莊介

吳百朋字維錫義烏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永豐知  
縣徵拜御史歷按淮揚湖廣擢大理寺丞進右少卿四  
十二年夏進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改提督軍務巡撫  
南贛汀漳與兩廣提督吳桂芳討平河源賊李亞元程  
鄉賊葉丹樓又會師破倭海豐初廣東大埔民藍松山  
余大眷倡亂流劫漳延興泉間官軍擊敗之奔永春與  
香寮盜蘇阿普范繼祖連兵犯德安爲都指揮耿宗元  
所敗僞請撫百朋亦陽罷兵而誘賊黨爲內應先後悉  
禽之惟三巢未下三巢者和平李文彪據岑岡龍南謝  
文樟據高沙賴清規據下歷朝廷以倭患棘不討且十  
年文彪死子珍及江月照繼之益猖獗四十四年秋百  
朋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上疏曰三巢僭號稱王蓋

撫叛廣東和平龍川興寧江西龍南信豐安遠蠶食  
過半不亟討禍不可言三巢中惟清規跨江廣六縣最  
逆命用兵必自下歷始帝采部議從之百朋乃命守備  
蔡汝蘭討禽清規於苦竹嶂羣賊震懾隆慶初吏部以  
百朋積苦兵間稍遷大理卿給事中歐陽一敬等請留  
百朋勦賊詔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如故  
百朋奏春夏用兵妨耕作宜且聽撫帝從之尋擢南京  
兵部右侍郎乞終養不許改刑部右侍郎父喪歸起改  
兵部萬曆初奉命閱視宣大山西三鎮百朋以糧餉險  
隘兵馬器械屯田鹽法番馬逆黨八事核邊臣督撫王

崇古吳兌總兵郭琥以下陞賞黜革有差又進邊圖凡  
關塞險隘番族部落土馬強弱亭障遠近歷歷如指掌  
以省毋歸起南京右都御史召拜刑部尚書踰年卒  
劉應節字子和濰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戶部主事  
歷井陘兵備副使兼轄三關三關屬井陘道自此始四  
十三年以山西右參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母喪  
歸隆慶元年起撫河南俺答寇石州山西騷動詔應節  
赴援已寇退會順天巡撫耿隨卿坐殺平民充首功逮  
治改應節代之建議永平西門抵海口距天津止五百  
里通漕請募民習海道者赴天津領運同運官出海

明史卷三百二十一 文傳 五  
達永平部議以漕卒冒險不便發山東河南粟十萬石  
儲天津令永平官民自運焉四年秋進右副都御史巡  
撫如故旋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譚綸總督  
薊遼保定軍務奏罷永平密雲霸州采礦又因御史傅  
孟春言議諸鎮積貯當計歲豐歉常時以折色便軍可  
以積粟凶歲以本色濟荒可以積銀又明年建議通漕  
密雲上疏曰密雲環控潮白二水天設之以便漕者也  
向二水分流至牛欄山始合通州運艘至牛欄山以上  
陸運至龍慶倉輪輓甚苦今白水徙流城西去潮水不  
二百武近且疏渠植壩合爲一流水深漕便舊昌平運

額共未八萬石有奇今止十四萬密雲僅得十萬惟賴  
召商一法而地瘠民貧勢難長恃聞通倉粟多紅朽若  
漕五萬石於密雲而以本鎮折色三萬五千兩留給京  
軍則通倉無腐粟京軍沾實惠密雲免僉商一舉而三  
善備矣報可給事中陳渠以薊鎮多虛伍請核兵省餉  
應節上疏曰國初設立大寧薊門猶稱內地既大寧內  
徙三衛反覆一切防禦之計與宣大相埒而額兵不滿  
三萬倉卒召外兵疲於奔命又半孱弱於是議減客兵  
募土著而游食之徒饑聚飽颺請清勾逃軍而所勾皆  
老穉又未必安於其伍本鎮西起鎮邊東抵山海因地

制兵非三十萬不可今主客兵不過十三萬而已且直  
隸地方六百里額兵十五萬大同地方千餘里額兵十  
三萬五千今薊昌地兼二鎮而兵力獨不足援彼例此  
何以能守以今上計發精兵二十餘萬恢復大寧控制  
外邊俾畿輔肩背益厚宣遼聲援相通國有重關庭無  
近寇此萬年之利也如其不然集兵三十萬分屯列戍  
使首尾相應此百年之利也又不然則選主客兵十七  
萬訓練有成不必仰藉隣鎮亦目前苟安之計今皆不  
然徵兵如奕棋請餉如乞糶操練如擲沙教戰如談虎  
邊長兵寡掣襟肘見今為不得已之計姑勾新軍補主

兵舊額十一萬與入衛客兵分番休息庶軍不告勞稍  
定邊計部議行所司清軍而補兵之說卒不行萬曆元  
年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如故進南京工部  
尚書召為戎政尚書改刑部錦衣馮邦寧者太監保從  
子道遇不引避應節叱下之保不悅會雲南參政羅汝  
芳奉表至京應節出郭與談禪給事中周良寅疏論之  
遂借汝芳劾罷卒贈太子少保初王宗沐建議海運應  
節與工部侍郎徐枋請開膠萊河張居正力主之用枋  
兼僉都御史以往議鑿山引泉計費百萬議者爭駁之  
召枋還罷其役枋常熟人累官南京工部尚書

王遴字繼津霸州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紹興推官入爲兵部主事歷兵部郎中崑崙直矜節槩不妄交同官楊繼盛劾嚴嵩及其孫效忠冒功事下部覆世蕃自爲橐以屬武選郎中周冕冕發之反得罪尚書聶豹懼趣所司以世蕃橐上遴直前爭豹怒竟覆如世蕃言繼盛論死遴爲資粥餽且以女字其子應箕嵩父子大恚撫他事下之詔獄事白復官及繼盛死收葬之遷山東僉事再遷岢嵐兵備副使有威名爲巡撫所忌劾去官民相率訟寃詔許起用四十五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寇大入定邊固原總兵官郭江戰歿總督陳其學陝西

巡撫戴才坐免遴貶俸一秩隆慶改元寇六入塞皆失利去而御史溫如玉論遴不已解官候勘後御史楊鈔勘其功遂以故官巡撫宣府總兵官馬芳驍勇寇不敢深入遴乃大興屯田邊儲賴之秩滿進右副都御史尋召拜兵部右侍郎省親歸起協理戎政神宗立張居正秉政遴其同年生然雅不相能會議閱邊遴請行命往陝西四鎮峻絕餽遺事竣遽移疾歸居正歿始起南京工部尚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守備中官邱得用濫役營軍遴奏禁之因奏行計安留都十二事召拜戶部尚書先奉詔蠲除及織造議留共銀百七十六萬餘兩

命於太倉庫補進遴言陛下歷十餘年之儲積僅三百餘萬今因一載蠲除卽收補於庫計十餘年之積不足償二年取補之資矧金花額進歲當百萬自六年以後增進二十萬今合六年計之不啻百萬矣庫積非源泉歲進不已後將何繼因言京通二倉糧積八百萬石足供九年之需請量改折百五十萬石二年而止詔許一年時尚寶丞徐貞明御史徐待開京東水田遴力贊之議遂決故事戶部銀專供軍國不給他用帝大婚暫取濟邊銀九萬兩爲織造費至是復欲行之遴執爭未幾詔取金四千兩爲慈寧宮用遴又力持皆不納已陳理

財七事請崇節儉重農務督漕負懲貪墨廣儲蓄飭貢市帝報曰事關朕躬者已知之餘飭所司議行時釋教大盛遴請汰其壯者歸農聚衆修齋者坐左道罪禮部尚書沈鯉請如遴言詔已許后妃宦官多言不便事中止改兵部尚書遼東總兵官李成梁賂遺徧輦不敢至遴門遴正戶部頻執爭已爲中官所嫉會帝闕壽宮中官持御批索馬遴以爲題本當鈐印司禮傳奉由科發部無徑下部者塲故事執奏帝不悅大學士申時行嘗以管事指揮羅秀屬遴補錦衣僉書遴格不許時行乃調旨責遴擅留御批夫敬上體御史因交章劾遴遴

乞休去張佳...之給...張養蒙言羅秀本太監膝  
祥奴賄入禁...歲...僉書尚書遴持正為所中傷去  
未幾秀即...此議沸騰於是黜秀佳允亦罷遴雖退  
聲望愈...以年高存問者再三三十六年卒贈太子太  
保天啓中進...肅

畢鏘字廷鳴石埭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  
歷郎中擢浙江五學副使遷廣西右參政進按察使再  
遷湖廣左布政使召為太僕卿未至改應天尹海瑞撫  
江南移傲京府等...於屬吏鏘却不受瑞察鏘政更與善  
進南京戶部右侍郎督理糧儲萬曆二年入為刑部右

侍郎改戶部總...倉場擢南京戶部尚書謝病去起南  
京工部尚書就...吏部徵為戶部尚書帝以風霾諭所  
司陳時政鏘以...事上中言錦衣旗校至萬七千四百  
餘人內府諸監...匠役數亦稱是此冗食之尤宜屏除  
冒濫州縣丈田...弊雲南鼓鑄不酬工直官已裁而復  
置田欲墾而再...請酌土俗人情毋率意更改至袍服  
錦綺歲有積餘...煩頻織天燈費鉅萬尤不經濫予不  
可不裁淫巧不...可革他所奏並多切要近倖從中撓  
之不盡行銷乃...引年乞罷子馳驛歸鏘遇事守正有物  
望年及八十賜...存問加太子少保後凡存問者再其



汝梗奉表入謝詔以爲太學生年九十三而卒贈太子  
太保諡恭介

舒化字汝德臨川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衡州推官  
改補鳳陽擢戶科給事中隆慶初二遷刑科給事中帝  
任宦官旨多從中下化言法者天下之公大小罪犯宜  
悉付法司不當則臣等論劾若竟自赦行則喜怒未必  
當而法司與臣等俱虛設詔是其言冬至郊天聞帝咳  
聲推論陰陽始復之漸請法天養微陽詞甚切直有詔  
言災眚皆由部院政事不修令廠衛密察化偕同刻  
言廠衛徼巡輦下惟詰奸宄禁盜賊耳駕馭百官乃天

子權而糾察非法則責在臺諫豈廠衛所得干今命之  
刺訪將必開羅織之門逞機阱之術禍貽善類使人人  
重足累息何以爲治且廠衛非能自廉察必屬之番校  
陛下不信大臣反信若屬耶御史劉思賢等亦極陳其  
害帝並不從已而事竟寢校尉負屍出北安門兵馬指  
揮孫承芳見之疑有詐繫獄鞫訊詞連內官李陽春陽  
春懼訴於帝言財所負辨死者出外乃死承芳妄生事  
刑校尉帝信之材承芳六十斤爲民化請以陽春所奏  
下法司勘問不結承芳中承芳密請釋承芳鄭履淳李芳及  
朝審又請釋李承芳得宥時高拱當國路楷楊順以構

殺沈鍊論死拱欲爲楷地請順首禍順死楷可勿坐化  
取獄牘示拱曰獄故無桎古有之自楷始楷誠罪首拱  
又議宥方士王金等罪化言此遺詔意卽欲勿罪真何  
辭忤拱出爲陝西參政再疏致仕歸萬曆初累擢太僕  
少卿復以疾歸由南京大理卿召拜刑部左侍郎雲南  
緬賊平帝御午門禮受俘化讀奏詞音吐洪亮進止有  
儀帝曰屬之會刑部缺尚書手詔用化化言陛下仁心  
出天性知府錢若廣知州方復乾以殘酷死戍請飭大  
小臣僚各遵律例毋淫刑大明律一書高皇帝揭之爾  
庶手加更定今未經詳斷者或命從重擬議已經定議

者又詔加等處斬是謂律不足用也去冬雨雪不時災  
異頻見咎當在此帝優詔答之會續修會典因輯嘉靖  
三十四年以後事例與刑名相關者三百八十二條奏  
之詔頒示中外十四年應詔陳言請信詔令清獄訟速  
訊讞嚴檢驗禁冤濫而以格天安民歸本聖心帝嘉納  
焉帝慮羣下欺罔間有訐發輒遣官逮捕牽引証佐文  
案累積化言主術貴執要不當侵有司徒使人歸過於  
上而下反得緣以飾非望主府小校以事爲兵馬司吏  
目所笞帝怒逮吏目下獄掠死又罪其捕卒七人化  
爭之詔罪爲首一人餘並獲宥明年京察拾遺南京科

道論及化遂三疏乞歸帝不許會當慮因復起視事中  
貴傳帝意宥重辟三十餘人化等不可詔卒從其議尋  
稱病篤乃聽歸卒贈太子少保諡莊僖

李世達字子成涇陽人嘉靖二十五年進士授戶部主  
事改吏部歷考功文選郎中與陸光祖並爲尚書所倚  
隆慶初丁曾祖憂起右通政歷南京大僕卿萬曆二年  
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尋進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未上改撫浙江旋移疾歸起督漕運兼巡撫鳳陽黃河  
南侵准去告警世達請修石堤捍城實應祀光湖風濤  
險惡歲漂溺請開越河殺水勢俱報可遷南京兵部右

侍郎召改戶部復改吏部進左侍郎擢南京吏部尚書  
就改兵部參贊機務俄召爲刑部尚書中官張德殿人  
死世達請置於理刑科唐堯欽亦言之德遂屬吏大興  
知縣王階生撻樂舞生下吏帝密遣兩校尉偵之譴曰  
爲巡風主事孫承榮所拒校尉還奏帝怒詰世達世達  
言偵伺非大體承榮竟奪俸東廠太監張鯨有罪言官  
交劾帝曲貸之世達執奏帝乃屏鯨於外駙馬都尉侯  
拱宸僕郊平民抵法世達請並坐拱宸乃革其任命國  
學肄禮罪人焦文祭法不當死帝怒入之會朝審命戶  
部尚書宋纁主筆世達言於纁薄文祭罪忤旨詰問復

據法以對帝卒不從時帝燕居多暴怒近侍屢以非罪  
死世達因災異上書以諷浙江饑或請令罪人出粟除  
罪世達言法不可廢寧赦母贖赦則恩出於上法猶存  
贖則力出於下人滋玩識者避之改左都御史兵馬指  
揮何价虐死三人御史劉思瑜庇之世達劾奏帝鑄思  
瑜秩復劾罷御史韓介等數人帝深惡言官下詔申飭  
責以挾私報復世達言效忠持正者語雖過激心實無  
他卽或心未可知而言不可廢並宜容納惟緘默依阿  
然後加黜則讜言日進邪說漸消報聞二十一年與  
吏部尚書唯同主京察斥政府私人始盡考功郎中

趙南星被劾貶官世達力爭之反除南星等名遂求去  
不許其秋吏部侍郎趙用賢以絕婚事被訐世達白其  
無罪郎中楊應宿鄧材疏詆世達遂連章乞休去歸七  
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敏肅

曾同亨字干野吉水人父存仁雲南布政使同亨舉嘉  
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改禮部遷吏部文選主  
事故事丞簿以下官聽胥吏銓注同亨悉躬親之與陸  
光祖李世達齊名隆慶初爲文選郎中薦用遺佚幾盡  
進太常少卿請急去萬曆初起大理少卿歷順天府尹  
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御史劾臺得罪張居正同亨

臺姊夫也給事中陳三謨欲並逐之奏同亨羸不任職  
詔調南京遂移疾歸九年京察拾遺給事中秦耀御史  
錢岱等復希居正指列同亨名勒休致居正卒起南京  
太常卿召爲大理卿遷工部右侍郎督治壽宮節浮費  
三十餘萬由左侍郎進尚書軍器自外輪率不中程奏  
請半收其直又請減織造之半皆報可汝安王妃乞橋  
稅同亨拒之帝竟如妃請內府工匠隆慶初數至萬五  
千八百人尋汰二千五百人而中官濫增不已同亨疏  
請清釐已得旨中官須奏寢之給事中楊其休疏爭弗  
納同亨弟乾亨請裁宦員以裕經費京儲諸武臣謂減

已月俸也大譁伺同亨出却明圍而譟之同亨再乞休不  
得請九門工成加太子少保力乞去詔乘傳歸起南京  
吏部尚書辭不拜久之再起故官累辭乃就職稅使所  
在虐民同亨極諫三十三年大計京官與考功郎徐必  
達持正不撓是年北察失執政意中旨留給事中錢夢  
臯等南察及同亨自陳疏亦久不下同亨適給由入都  
遂引疾詔加太子太保致仕同亨初入吏部嚴高其鄉  
人尚書吳鵬則父同年也同亨無私謁嘗止宿署舍彌  
月不歸雅與羅汝芳耿定向善尚書楊博痛詆僞儒同  
亨曰此中多闇修非可槩斥汝復陽假名義視呈身進

取恬不知恥者孰愈哉卒年七十有五贈少保諡恭端  
弟乾亨字于健從羅洪先學登萬曆五年進士除合肥  
知縣調休寧擢御史給事中馮景劾李成梁被謫乾亨  
以尚書張學顏右成梁也並劾之帝怒黜爲海州判官  
稍遷大名推官歷光祿少卿十八年冬敕兼監察御史  
閱視大同邊務劾罷總兵官以下十餘人大同士兵歲  
餉萬二千石兵自徵之民不勝擾乾亨議留兵二百餘  
盡汰之屢奏邊備事宜輒中機要諸武弁之詬同亨也  
大學士王家屏遣諭之曰天下有叛軍寧有叛臣若曹  
於禁地辱大臣罪且死諸人乃散去尚書石星言貴臣

被辱大傷國體給事中鍾羽正亦言之不報家屏密揚  
力爭乃奪掌後府定國公徐文璧祿半歲而治首事者  
以法乾亨尋進大理丞遷少卿考功郎趙南星以考察  
事被斥乾亨論救侵執政復移書辨之廷推巡撫者三  
俱不用遂引疾歸未幾卒乾亨言行不苟與其兄並以  
名德稱

辛自修字子吉襄城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海寧知  
縣擢吏科給事中奏言吏部銓注遊才要矣量地尤急  
適京府屬吏以大計去者十之五豈畿輦下獨多不肖  
哉地艱而事猥也請量地劇易以除官量事繁簡以注

考吏部善其言請令撫按舉劾如自修議巡視京營劾  
典營務鎮遠侯顧寰協理僉都御史李燧請戒寰罷燧  
從之歷遷禮科都給事中誠意伯劉世延不法自修極  
論其奸詔革任禁錮隆慶元年給事中胡應嘉言事斥  
自修疏救未幾論奪尚書顧可學徐可成侍郎朱隆禧  
郭文英贈諡以可成由黃冠文英由工匠可學隆禧俱  
以方藥進也擢太僕少卿引疾歸萬曆六年起應天府  
丞再遷光祿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六府奏減均  
徭里甲銀六萬兩增築雄任邱二縣堤以禦滹沱水患  
每歲防秋巡撫移駐易州繼以所部供費防秋已罷徵如

故自修奏已之入歷大理卿兵部左右侍郎擢南京右  
都御史御史沈汝梁者巡視下江用餽遺爲名盡括所  
部贖鍰自修劾奏之帝方欲懲貪吏乃命逮治汝梁而  
召自修爲左都御史十五年大計京官政府欲府秋人  
去異已吏部尚書楊巍承意指惟謹自修患之先期上  
奏請勿以愛憎爲喜怒排抑孤立之人帝善其言而政  
府不悅有貪競者十餘輩皆政府所厚自修欲去之給  
事中陳與郊自度不免遂言憲臣將以一告棄人一舉  
空國於是自修所欲斥者悉獲免已而御史張鳴岡等  
拾遺首工部尚書何起鳴起鳴故以督工與中官張誠

厚而雅不善自修遂許自修挾讐主使與郊及給事中  
吳之佳助之御史高繼崧起與張鳴岡左之宜不平劾  
起鳴飾非詭辨帝先入張誠言頗疑自修得疏益不悅  
曰朝廷每用一人言官輒紛紛排擊今起鳴去爾等舉  
堪此任者維崧等具疏引罪無他舉帝怒悉出之外給  
事中張養蒙中救亦奪俸刑部主事王德新復疏爭語  
侵嬖倖帝下之詔獄酷刑究主者無所承乃削其籍自  
修不自安亟引疾歸自修之進也非執政意故不爲所  
容久之起南京刑部尚書復以工部尚書召未上卒贈  
太子太保諡肅敏德新安福人後起官至光祿丞

純字景文三原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由壽光知縣  
徵爲戶科給事中隆慶三年穆宗旣禪除猶不與大臣  
接純請遵祖制延訪羣工親決章奏報聞屢遷兵科都  
給事中倭陷廣東廣海衛大殺掠而去總兵劉燾以戰  
却聞純劾燾欺罔時方召燾督京營遂置不問黔國公  
沐朝弼有罪詔許其子襲爵純言事未竟不當遽襲中  
官陳洪請封其父母純執不可言官李己石星獲譴疏  
救之勸趙貞吉更營制三營各統一大將以恭順侯吳  
繼爵典五軍而都督袁正焦澤典神樞神機繼爵恥與  
同列固辭帝爲罷二人盡易以勛臣純請廣求將才



拘世爵不納已復命文臣三人分督之時號六提督純以政令多門極陳不便遂復舊制俺答請貢市高拱定議許之純以爲弛邊備非中國利出爲湖廣參政引疾歸萬曆初用薦起河南參議十二年以大理卿改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入爲戶部左侍郎進右副都御史督倉場母憂去起南京吏部尚書召拜工部尚書父老乞養歸終喪召爲左都御史礦稅使四出有司逮繫纍纍純極論其害請盡釋之不報已諸閹益橫所至剽奪汗人婦女四方無賴奸人蠶起言利有請開雲南塞外寶井者或又言海外呂宋國有機易山產金銀歲可得金十萬銀三十萬或言淮揚饒鹽利用其羨歲可得銀五十萬帝並欣然納之遠近駭震純言緬人方向隙寶井一開兵端必起余元俊一鹽犯數千贓不能輸而欲得五十萬金將安取之機易山在海外必無徧地金銀任人往取不過假借詔旨闡出禁物與番人市易利歸羣小害貽國家乞盡捕諸奸人付臣等行法而亟撤稅監之害民者亦不報當是時中外爭請罷礦稅帝悉置不省純等憂懼不知所出乃倡諸大臣伏闕泣請帝震怒問誰倡者對曰都御史臣純帝爲霽威遣人慰諭曰疏且下乃退已而卒不行廣東李鳳陝

西梁永雲南楊榮並以礦稅激民變純又抗言稅使竊弄陛下威福以十計參隨憑藉稅使聲勢以百計地方奸民竄身爲參隨爪牙以萬計宇內生靈困於水旱困於採辦營運轉輸旣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安能復勝此千萬虎狼耶願卽日罷礦稅逮鳳等寘於理亦不報先是御史顧龍楨巡按廣東與布政使王泮語不合起殿之泮卽棄官去純劾罷龍楨御史于永清按陝西貪懼純舉奏倡同列救龍楨願與純異以脅制純又與都給事中姚文蔚比而傾純純不勝憤上疏盡發永清交搆狀並及文蔚語頗侵首輔沈一貫一貫等疏辨帝爲下

不復文蔚二疏而純劾疏留下純益憤三疏論之因力丐罷乃謫永清純遂與一貫忤給事中陳治則鍾兆斗皆一貫私人先後劾純御史湯兆京不平疏斥其妄純求去章二十上杜門者九閱月帝雅重純諭留之純不得已強起視事及妖書事起力爲沈鯉郭正域辨誣楚宗人戕殺撫臣純復言無反狀一貫怨益深三十二年大計京朝官純與吏部侍郎楊時喬主之一貫所欲庇者兆斗及錢夢臯等皆在謫中疏入久之忽降旨切責盡留被察科道官而察疏仍不下純求去益力夢臯兆斗旣得留則連章訐純楚事言純曲庇叛人且誣以

明史卷二百一  
列傳  
納賄廷臣大駭爭劾夢臯等夢臯等亦再疏劾純求勝  
俱留中已南京給事中陳嘉訓等極論二人陰有所恃  
明比作奸當亟斥之而聽純歸以全大臣之體帝竟批  
夢臯等前疏予純致仕夢臯兆斗亦罷歸純清白奉公  
五主南北考察澄汰悉當肅百僚振風紀時稱名臣卒  
贈少保天啓初追諡恭毅

趙世卿字象賢歷城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  
事張居正當國政尚嚴州縣學取士不得過十五人布  
按二司以下官雖公事毋許乘驛馬大辟之刑歲有定  
額徵賦以九分爲率有司不及格者罰又數重聽言事

者世卿奏匡時五要請厲取士之額寬驛傳之禁省大  
辟緩催科而未極論言路當開言近者臺諫習爲脂韋  
以希世取寵事關軍國卷舌無聲徒撫不急之務姑塞  
言責延及數年居然高踞卿貳誇耀士林矣然此諸人  
豈盡夤諾無節忍負陛下哉亦有所懲而不敏耳如往  
歲傅應禎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皆以建言遠竄至今與  
成卒伍此中才之士所以內自顧幽寧自同於寒蟬也  
宜特發德音放還諸人使天下曉然知聖天子無惡直  
言之意則士皆慕義輸誠效忠於陛下矣居正欲重罪  
之吏部尚書王國光曰罪之適成其名請爲公任怨遂

出爲楚府右長史明年京察復坐以不謹落職歸居正  
死起戶部郎中出爲陝西副使累遷戶部右侍郎督理  
倉場世卿饒心計凡所條奏酌劑羸縮軍國賴焉戶部  
尚書陳藻有疾侍郎張養蒙避不署事帝怒並罷之而  
進世卿爲尚書時礦稅使四出爲害江西稅監潘昫至  
擅捕繫宗室曩時關稅所入歲四十餘萬自爲稅使所  
奪商賈不行數年間減三之一四方雜課亦如之歲入  
益寡國用不支邊儲告匱而內供日繁歲增金花銀二  
十萬宮帑日充羨世卿請復金花銀百萬故額罷續增  
數不許乞發內庫銀百萬及太僕馬價五十萬以濟邊

儲復忤旨切責世卿又請正潘相罪且偕九卿數陳其  
害皆不納世卿復言脂膏已竭閭井蕭然喪亂可虞揭  
竿非遠不及今罷之恐後將無及帝亦不省二十二年  
蘇松稅監劉成以水災請暫停米稅帝以歲額六萬米  
稅居半不當盡停令以四萬爲額世卿上言鄉者旣免  
米稅旋復再征已失大信於天下今成欲免稅額之半  
而陛下不盡從豈惻隱一念貂璫尚存而陛下反漠然  
不動心乎不報其夏雷火燬祖陵明樓妖蟲蝕樹又大  
雨壞神道橋梁帝下詔咨實政世卿上疏曰今日實政  
孰有切於罷礦稅者古明主不貴異物今也聚惇人之

財歛蒼生之怨節儉之謂何是爲君德計不可不罷者  
一多取所以招尤慢藏必將誨盜鹿臺鉅橋足致倒戈  
之禍是爲宗社計不可不罷者二古者國家無事則預  
桑土之謀有事則議金湯之策安有鑿四海之山樵三  
家之窟操弓挾矢戕及良民燬室踰垣禍延鷄犬經十  
數年而不休者是爲國體計不可不罷者三豕獮漁獵  
翼虎包然毀掘冢墓則枯骨蒙歎奸淫子女而良家飲  
恨人與爲怨讎譟屢聞此而不已後將何極是爲民困  
計不可不罷者四國家財賦不在民則在官令盡括人  
奸人之室故督逋租而誅和糴稽關稅而關稅虧搜庫

藏而庫藏絕課鹽筴而鹽筴薄徵贖緩而贖緩消外府  
一空司農若埽是爲國課計不可不罷者五天子之令  
信如四時三載前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時今年  
復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戲言王命委草莽是爲詔令  
計不可不罷者六陛下試思服食宮室以至營造征討  
上何事不取之民民何事不供之上嗟此赤子曾無負  
於國乃民方懽呼以供九重之欲而陛下不少遂其欲  
民方奔走以供九重之勞而陛下不少慰其勞民方踴  
躍以赴九重之難而陛下不少恤其難返之於心必有  
不自安者矣陛下勿謂蠢蠢小民可駕馭自我生殺自

我而不足介意也民之心即天之心今天譴頻仍雷火妖蟲淫雨疊至變不虛生其應非遠故今日欲回天意在恤民心欲恤民心在罷礦稅無煩再計而決者帝優答之而不行至三十四年三月始詔罷礦使稅亦稍減然遼東雲南四川稅使自若吏民尤苦之雲南遂變作楊榮被戕而西北水旱時時見告世卿屢請減租發振國用益不支踰月復奏請捐內帑百萬佐軍用不從世卿遂連章求去至十五上竟不許先是福王將婚進部帑二十七萬帝猶以爲少數遣中使趣之中使出諄語且劾世卿抗命世卿以爲辱國疏聞於朝帝置不問至

三十六年七公主下嫁宣索至數十萬世卿引故事力爭詔減三之一世卿復言陛下大婚止七萬長公主下嫁止十二萬乞陛下再裁損一倣長公主例帝不得已從之福王新出府第設崇文稅店爭民利世卿亦諫阻世卿素勵清操當官盡職帝雅重之吏部缺尚書嘗使兼署推舉無所私惟是宗人與王相訐世卿力言王非僞與沈一貫議合李廷機輔政世卿力推之廷臣遂疑世卿黨比於是給事中杜士全鄧雲霄何士晉胡忻御史蘇爲霖馬孟禎等先後劾之世卿遂杜門乞去章復十餘上不報三十八年秋世卿乃拜疏出城候命明年

十月乘柴草徑去廷臣以聞帝亦不罪也家居七年卒  
贈太子少保

李汝華字茂天睢州人萬曆八年進士授兗州推官徵  
授工科給事中嘗劾戎政尚書鄭洛不職及出閱甘肅  
邊務洛方經畧西事主和戎汝華疏洛畏敵貽患且劾  
諸將吏侵軍資復請盡墾甘肅閒田還朝歷吏科都給  
事中多所糾擿尋遷太常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  
贛稅使四出議括關津諸稅輸內府汝華以稅本餉軍  
力爭止之既而詔四方稅務盡領於有司以其牛輸稅  
監進內府半輸戶部獨江西潘相勒有司悉由已輸汝

華論相違詔帝竟如相議 推行之四方汝華在贛  
十四年威惠甚著進秩兵部右侍郎召拜戶部左侍郎  
尚書趙世卿去位遂掌部事福王莊田四萬頃詔旨屢  
趣不能及額汝華數偕廷臣執爭僅減四之一及王旣  
之國詔許自遣使督租所在驛騷內使閭時詣汝州杖  
二人死汝華請遵祖制隸有司盡撤還使者不納畿輔  
山東大饑因汝華言出倉米平糶且發銀以振汝華復  
奏行救荒數事兩地賴之先是山東饑蠲歲賦七十萬  
是年盡蠲又百七十餘萬汝華以邊餉不繼請天下稅  
課未入內藏者暫留一年補其缺輔臣亦助爲言疏三

上不報已進尚書四十六年鄭繼之去兼攝吏部事畿  
輔陝西大饑汝華請振皆不報遼東兵事與驟增餉三  
百萬汝華累請發內帑不得則借支南京部帑括天下  
庫藏餘積徵宿逋裁工食開事例而遼東巡撫周永春  
請益兵加賦汝華議天下田賦自貴州外畝增銀三釐  
五毫得餉二百萬明年復議益兵增賦如前又明年四  
月兵部以募兵市馬工部以制器再議增賦於是畝增  
三釐爲銀百二十萬先後三增賦凡五百二十萬有奇  
遂爲歲額當是時內帑山積廷臣請發率不應計臣無  
如何遂爲一切苟且之計苛歛百姓而樞臣徵兵乃遠

及蠻方致奢崇明安邦彥相繼反用師連年又割四川  
雲南廣西湖廣廣東所加之賦以餉之而遼餉仍不充  
天下已不可支矣汝華練達勤敏立朝無黨阿官戶部  
久於國計贏縮邊儲虛實與鹽漕屯牧諸大政皆殫心  
裁劑歲比不登意常主寬恤獨加賦之議不能力持馴  
致萬方虛耗內外交訐天啓元年得疾乞休加太子太  
保致仕卒諡恭敏從子夢辰自有傳

贊曰古稱文昌政本七卿之任蓋其重矣萬士和諸人  
奉職勤慮異夫依阿保位之流劉應節王遴舒化李暉  
達尤其卓然者哉李汝華司邦計值兵興餉絀請帑不



應乃不能以去就爭而權宜取濟遂與哀刻聚斂者同  
譏時事至此其可歎也夫

明史卷二百二十一

明史卷二百二十一 南京縣察列傳第一百九

京師總裁官總纂務經筵管少保兼太子太保保殿大學兼管都尚書事加級張廷壽奉

敕修

袁洪愈

子一鶚 譚希思

王廷瞻

郭應聘

吳文華

耿定向

弟定理 定力

王樵

子昔堂

魏時亮

陳贊

郝士杰

扶克儉

趙參魯

張孟男

衛承芳

李禎

丁賓

袁洪愈字抑之吳縣人舉嘉靖二十五年鄉試第一明

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擢禮科給事中劾檢討梁紹儒阿附權要文選郎中白璧招權鬻官尚書萬鏜侍郎葛守禮不檢下詔切責鏜守禮下璧詔獄斥紹儒於外紹儒大學士嚴嵩私人也己陳邊務數事詔俱從之嵩屬吏部尚書吳鵬出爲福建僉事歷河南參議山東提學副使湖廣參政所在以清節著嵩敗召爲南京太僕少卿就遷太常隆慶五年以疾歸萬曆中起故官遷南京工部右侍郎進右都御史掌南院事就改禮部尚書南京御史譚希思疏論中官外戚且請循舊制內閣設絲綸簿宮門置鐵牌詔下南京都察院勘訊將坐以誣罔

洪愈起改官代者未至乃具言希思所陳載王可大國憲家猷薛應旂憲章錄二書帝以所據非頒行制書謫希思雜職洪愈尋上疏請禁干謁又極諫屯田廢壞之害乞令商人中鹽免內地飛輓皆議行萬曆十五年就改吏部其冬引年乞休帝重其清德加太子少保致仕洪愈通籍四十餘年所居不增一椽出入徒步卒年七十四巡撫周孔教捐金葬之贈太子太保謚安節子一鶚以廕官治中饋粥不繼以死希思茶陵人歷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

王廷瞻字稚表黃岡人父濟參政廷瞻舉嘉靖三十八

明史卷二百二十一 及傳 二  
年進士授淮安推官入爲御史督畿輔屯政穆宗在裕  
邸欲易莊田廷瞻不可隆慶元年所部久雨請自三宮  
以下及裕府莊田改入乾清宮者悉蠲其租詔減十之  
五已言勲戚莊田太濫請於初給時裁量田數限其世  
次爵絕歸官制可高拱再輔政廷瞻常論拱遂引疾歸  
神宗立起故官歷太僕卿萬曆五年以右僉都御史巡  
撫四川番屢犯松潘廷瞻令副使楊一桂總兵官劉顯  
勦之殲其魁羣蠻納款風村白草諸番久居二十八砦  
率男婦八千餘人來降復命總兵顯討建昌傀儡洗馬  
姑宰鐵口諸叛番皆獻首惡出降增俸一級進右副都

御史撫南贛入爲南京大理卿歷兩京戶部左右侍郎  
以右都御史出督漕運兼巡撫鳳陽諸府寶應汜光湖  
堤蓄水濟運平江伯陳瑄所築也下流無所洩決爲八  
淺匯成巨潭諸鹽場皆沒淮流復奔入勢益洶湧前巡  
撫李世達等議開越河避其險廷瞻承之鑿渠千七百  
七十六丈爲石閘三減水閘二石堤三千三十六丈子  
堤五千三百九十丈費公帑二十餘萬八月竣事詔旨  
褒嘉賜河名弘濟進廷瞻戶部尚書巡撫如故尋改南  
京刑部尚書未上乞歸久之卒贈太子少保兄廷陳見  
文苑傳

郭應聘字君賓莆田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郎中出爲南寧知府遷威遠兵備副使轉廣東參政從總督吳桂芳平李元亞別擊賊首張韶南黃仕良等遷廣西按察使歷左右布政使隆慶四年大破古田賊斬獲七千有奇已從巡撫殷正茂平古田再進秩正茂遷總督遂擢應聘右副都御史代之府江徭反府江上起陽朔下達昭平亘三百餘里諸徭夾江居牯險剽劫成化正德間都御史韓雍陳金討平之至是攻圍荔浦永安劫知州楊惟執指胡潮事聞大學士張居正奏假便宜寓書應聘曰炎荒瘴癘區役數萬衆不宜淹

留速破其巢則餘賊破膽應聘集土漢兵六萬令總兵宿李錫進討未行而懷遠徭亦殺知縣馬希武反應聘與正茂議先征府江三閱月悉定乃檄錫討懷遠天大雨雪無功而還懷遠古牯地界湖貴靖黎諸州環郭皆徭編氓處其外嘉靖中征之不克知縣寄居府城遙示羈縻而已古田旣復徭懼兵威願服屬希武始入其地議築城董作過峻徭遂亂希武見殺及是師出無功應聘益調諸路兵鎮撫白杲黃士大梅青淇徇獞以孤賊勢而錫與諸將連破賊斬其魁懷遠乃下事皆具錫傳初議行師錫以陽朔金寶嶺賊近欲先滅之應聘曰

君第往吾自有處錫行數日應聘與按察使吳一介出不意襲殺其魁比懷遠克復陽朔亦定乃分遣諸將門崇文楊照亦孔昭等討洛容上油邊山五叛徭悉平神宗大悅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萬曆二年召爲戶部右侍郎尋以憂歸八年起改兵部兼右僉都御史仍撫廣西時十寨初下應聘與總督劉堯誨奏設三鎮隸賓州以土巡檢守之而統於思恩參將十寨遂安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前總督多受將吏金應聘悉絕踰年召掌南京都察院以吳文華代頃之就拜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久之引疾

歸應聘在廣西奏復陳獻章王守仁祠劉臺謫戍潯川爲僦居供廩餼歿復賻斂歸其喪像祀之官南京與海瑞敦儉素士大夫不敢侈汰歸七月卒贈太子少保謚襄靖吳文華字子彬連江人父世澤府江兵備副使有威名文華舉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歷四川右參政與平土官鳳繼祖四遷河南左布政使萬曆三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討平南鄉陸平周塘板寨徭及昭平黎福莊父子偕總督凌雲翼征河池喀咳北三徭三徭未爲逆雲翼喜事殺戮甚慘得廢襲文華亦受賞遷戶部右侍郎請終養歸起兵部右侍郎兼

右僉都御史仍撫廣西遷總督兩廣軍務巡撫廣東進  
右都御史會巡撫吳善總兵呼良朋討平嚴秀珠岑崗  
賊李珍江月照拒命久文華購禽月照平珍尋入爲南  
京工部尚書就改兵部引疾去仍起南京工部力辭虛  
位三年以待卒年七十八贈太子少保諡襄惠

耿定向字在倫黃安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行人擢  
御史嚴嵩父子竊政吏部尚書吳鵬附之定向疏鵬六  
罪因言鵬壻學士董份總裁會試私鵬子紹宜併斥嵩  
爲營護事竟寢出按甘肅舉劾無所私去任行笥一扁  
自以石經餽者留境上而去還督南京學政隆慶勅擢

大理右寺丞高拱執政定向嘗譏其褊淺無大臣度拱  
嫌之及拱掌吏部以考察謫定向橫州判官拱罷量移  
衡州推官萬曆中累官右副都御史吏部侍郎陸光祖  
爲御史趙之翰所劾光祖已留定向復頌光祖賢詆之  
翰給事中李以謙言定向擠言官定向求去帝不問歷  
刑部左右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御史王藩臣劾應天  
巡撫周繼疏發踰月不以白定向定向怒守故事力爭  
自劾求罷且詆藩臣論劾失當因言故江西巡撫陳有  
年四川巡撫徐元泰皆賢爲御史方萬山王麟趾劾罷  
今宜召用而量罰藩臣藩臣坐停俸二月於是給事中

許弘綱觀政進士薛敷教南京御史黃仁榮及麟趾連  
章劾定向麟趾言南臺去京師遠章疏先傳人得爲計  
如御史孫鳴治論魏國公徐邦瑞陳揚善論主事劉以  
煥皆因奏辭豫聞一則夤緣倖免一則拮據被誣故邇  
來投揭有遲挾月者事理宜然非自藩臣始語竝侵大  
學士許國左都御史吳時來副都御史詹仰庇執政方  
惡言者勒敷教還籍省過麟趾仁榮亦停俸時已除定  
向戶部尚書督倉場定向因力辭求退章屢上乃許卒  
年七十三贈太子少保諡恭簡定向初立朝有時望後  
歷徐階張居正申時行王錫爵四輔皆能無齟齬至居

正奪情寓書友人譽爲伊尹而貶言者時議訾之其學  
本王守仁嘗招晉江李贄于黃安後漸惡之贄亦屢短  
定向士大夫好禪者往往從贄遊贄小有才機辨定向  
不能勝也贄爲姚安知府一旦自去其髮冠服坐堂皇  
上官勒令解任居黃安日引士人講學雜以婦女專崇  
釋氏卑侮孔孟後北遊通州爲給事中張問達所劾逮  
死獄中定向弟定理定力定理終諸生與定向俱講學  
專主禪機定力隆慶中進士除工部主事萬曆中累官  
右僉都御史督操汪疏陳礦使之患再遷南京兵部右  
侍郎卒贈尚書

王樵字明遠金壇人父臬兵部主事諫武宗南巡被杖終山東副使樵舉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行人歷刑部員外郎著讀律私箋甚精核胡宗憲計降汪直欲赦直以示信樵言此叛民與他納降異直遂誅遷山東僉事擢移疾歸萬曆初張居正柄國雅知樵起補浙江僉事擢尚寶卿劉臺劾居正居正乞歸諸曹奏留之樵獨請全諫臣以安大臣畧言自古明主欲開言路言不當猶優容之大臣欲廣上德人攻已猶薦拔之如宋文彥博干唐介是也今居正留而臺得罪無乃非仁宗待唐介意乎居正大恚出爲南京鴻臚卿旋因星變自陳罷之家

居正餘年起南京太僕少卿時年七十餘矣歲中拜大理卿尋拜南京刑部右侍郎誠意伯劉世延主使殺人樵當世延革任尋就擢右都御史給事中盧大中劾其衰老帝令致仕樵恬澹誠懇溫然長者遂經學易書春秋皆有纂述卒贈太子少保諡恭簡子肯堂字宇泰舉萬曆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倭寇朝鮮疏陳十議願假御史銜練兵海上疏留中因引疾歸京察降調家居久之吏部侍郎楊時喬薦補南京行人司副終福建參政肯堂好讀書尤精於醫所著證治準繩該博精粹世競傳之



日身卷三十一 列傳 八  
魏時亮字工甫南昌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兵科給事中隆慶元年正月七日有詔免朝越三日復傳免時亮以新政不宜遽怠上疏切諫尋以左給事中副檢討許國使朝鮮故事王北面聽詔使者西面時亮爭之乃南面宣詔還進戶科給事中因列上遼東事宜已請慎起居罷游宴日御便殿省章奏召大臣裁決報聞興都莊地八千三百頃中官奪民田復增八百頃立三十六莊帝從撫按奏屬有司徵租還兼併者於民中官張堯爲請又許之時亮極諫不納帝臨朝拱默未嘗發一言及石州陷有請帝詰問大臣者越二日講

帝果問石州破狀中官王本輒從旁詬諸臣欺蔽帝懼目懼之本猶刺刺語帝不悅而罷時亮劾本無人臣禮大不敬且數其不法數事疏雖不行士論壯之十月初詔停日講時亮率同列言天未返寒不宜遽輟俄請以薛瑄陳獻章王守仁從祀文廟章下所司又言方春東作宜敕有司釋輕繫停訟獄詔可明年六月言今天下大患三藩祿不給也邊餉不支也公私交困也宗藩有一時之計有百世之計亟立宗學教之禮讓祿萬石者歲捐五之一二千石者十之一一千石者二十之一以贍貧宗立爲定制此一時計也各宗聚居一城貧日益

甚宜令就近散處給閒田使耕以代祿奸生之孽重行黜削此百世計也邊餉莫要於屯鹽近邊大臣龐尚鵬鄒應龍凌儒經理事權雖重顧往河東者兼理四川往江北者兼理山東河南往江南者兼理浙湖雲貴重內地而輕塞下非初旨也且一人領數道曠遠難周請在內地者專責巡撫令尚鵬等三人分任塞下屯事久任責成有功待以不次則利興而邊儲自裕今天下府庫殫虛百姓困瘁而建議者欲罄天下庫藏輸內府以濟日夕之用脫州郡有變何以待之夫守令以養民爲職要在勸農桑清徭賦重鄉約嚴保甲而簿書獄訟催科

拙不與焉疏上多議行其冬復疏言天下可憂在民窮能爲民紓憂者知府而已宜慎重其選治行卓越即擢京卿若巡撫則人自激勸督學者天下名教所繫當擇學行兼懋者毋限以時教行望峻則召爲祭酒或入翰林以示風勵下部議卒不行三年擢太僕少卿初徐階高拱相構時亮與朝臣攻去拱已而拱復入考察言官排異已者時亮及陳瓚張楨已擢京卿皆被斥時亮坐不謹落職萬曆十二年用邱橐余懋學等薦起南京大理丞累遷右副都御史攝京營戎政陳安攘要務十四事尋請以水利義倉生養賦役清獄弭盜善俗七條

課守令歲終報部院及科計吏時以修廢定殿最又請  
皇長子出閣講學歷刑部左右侍郎拜南京刑部尚書  
踰年卒官時亮初好交遊負意氣嘗劾罷左都御史張  
永明爲時論所非時亮亦悔之中遭挫抑潛心性理之  
學天啟中謚莊靖陳瓚字廷祿常熟人嘉靖三十五年  
進士授江西永豐知縣治最擢刑科給事中劾罷嚴嵩  
黨祭酒王才諭德唐汝楫遷左給事中劾文選郎南軒  
請錄建言廢斥者帝震怒杖六十除名隆慶元年起官  
吏科請卹楊最楊爵羅洪先楊繼盛而誅奸黨之殺沈  
鍊者帝可之楊順路楷皆逮治其冬擢太常少卿高拱

惡瓚爲徐階所引瓚已移疾歸竟坐浮躁謫洛川丞不  
赴萬曆中累官刑部左侍郎初瓚爲拱所惡被斥及張  
居正柄政亦惡之不召居正死始以薦起會稽縣丞其  
後官侍郎稽勲郎顧憲成疏論時弊謫官瓚責大學士  
王錫爵曰憲成疏最公何以得譴錫爵曰彼執書生之  
言徇道旁之口安知吾輩苦心瓚曰恐書生之言當信  
道旁之口當察憲成苦心亦不可不知也錫爵默然瓚  
前後忤執政如此卒官贈右都御史謚莊靖櫬見鄒應  
龍傳

郝杰字彥輔蔚州人父銘御史杰舉嘉靖三十五年進

明史卷三百二十一 列傳 二十一  
士授行人擢御史隆慶元年巡撫畿輔冬寇大入永平  
疏請蠲被掠地徭賦且言比年罰行於文臣而弛於武  
弁及於主帥而畧於偏裨請飭法以振國威俱報可已  
劾薊督劉燾巡撫耿隨卿觀望寇退則斷死者報首功  
又奪遼東將士樵槌厓戰績竝論副使沈應乾遊擊李  
信周冕罪帝爲黜應乾下信冕獄燾隨卿還籍聽勘  
詔遣中官李祐督蘇杭織造工部執奏不從杰言登極  
詔書罷織造甫一年敕使復遣非畫一之政且內臣專  
恣有司剝下奉之損聖德非小帝終不聽駕幸南海子  
命京營諸軍盡從徐階楊博等諫不聽杰復爭之卒不

從刑部侍郎洪朝選以拾遺罷上疏自辨杰等劾其違  
制遂削職以嘗論高拱非宰輔器爲所嫉及拱再召杰  
遂請急去拱罷起故官旋以私議張居正逐拱非是出  
爲陝西副使再遷山東左布政使被劾降遼東苑馬寺  
卿兼海道兵備加山東按察使十七年擢右僉都御史  
巡撫遼東以督諸將擊敵錄一子官時李成梁爲總兵  
官威望甚著然上功不無抵欺寇入塞或斂兵避旣退  
始尾襲老弱或乘虛搗零部誘殺附塞者充首功習以  
爲常督撫諸臣庇之杰獨不與比十九年春成梁用參  
將郭夢徵策使副將李寧襲板升於鎮夷堡獲老弱二

百八十餘級師旋爲別部所遮寧先走將士數千人失  
亡大半成梁飾功邀敘杰具奏草直言其故要總督蹇  
達共奏達匿其草自爲奏論功巡按御史胡克儉馳疏  
劾寧詞連成梁亦詆杰兵部置寧罪不議克儉大憤盡  
發成梁達隱蔽狀先是十八年冬海州被掠十三日副  
將孫守廉不戰成梁亦弗救克儉旣劾守廉申時行許  
國庇之止令聽勘克儉乃言臣初劾守廉時行以書沮  
臣及劾寧又與國諭臣寬其罪徇私背公將壞邊事竝  
歷詆一鶚達及兵科給事中張應登朋奸欺罔達置杰  
會橐功罪疏不奏遂追數成梁前數年昌功狀帝謂成

梁前功皆由巡按勘報克儉懸度妄議卒置成梁等不  
問而心以杰爲不欺旋就進右副都御史日本陷朝鮮  
達遣裨將祖承訓以三千人往皆沒事聞杰亦被劾帝  
特免之朝鮮王避難將入遼杰請擇境外善地處之且  
周給其從官衛士報可尋遷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保  
定軍務召理戎政進右都御史日本封貢議起杰曰平  
秀吉罪不勝誅顧加以爵命荒外聞之謂中朝無人議  
不合徙南京戶部尚書移疾歸起南京工部尚書就改  
兵部參贊機務卒官贈太子少保胡克儉字共之光山  
人萬曆十四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御史巡按山東遼東

其所轄也奏禁買功竊級諸弊旣劾成梁爲要人所忌  
會克儉劾左都御史李世達曲庇罪囚至詆爲賊執政  
遂言克儉妄排執法大臣不可居言路謫蘄才丞上官  
以事遣歸里居三十年光宗立起光祿少卿天啟中歷  
刑部右侍郎五年冬逆黨李恒茂論其衰朽落職歸崇  
禎初復官卒贈尚書克儉本姓扶冒胡姓久之始復故  
趙參魯字宗傳鄞人隆慶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改戶科  
給事中萬曆二年慈聖太后立廟涿州祀碧霞元君部  
科臣執奏不從參魯斥其不經且言南北被寇流害生  
民興役濬河鬻及妻子陛下發帑治橋建廟已五萬有

奇苟移振貧民植福當夏大亦不聽南京中官張進醉  
辱給事中王頤給事中鄭岳楊節交章論未報參魯復  
上言進乃守備中官申信黨不併治信無以厭人心時  
信方結馮保朝議遂奪岳等俸謫參魯高安典史遷饒  
州推官擢福建提學僉事請急歸遭喪服除仍督學福  
建歷南京太常卿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申  
嚴海禁戮姦商通倭者遷大理卿召爲刑部左侍郎改  
兵部旋改吏部日本封貢議起參魯持不可總督顧養  
謙不懌爭於朝且言參魯熟倭情宜任章下廷臣參魯  
復持前說因著東封三議辨利害甚悉其後封事卒不

成拜南京刑部尚書誠意伯劉世延妄指星象欲起兵  
勤王被劾下吏參魯當以死南京工部主事趙學仕以  
侵牟爲侍郎周思敬所劾擬戍學仕移罪家僮法司予  
輕比御史朱吾弼復劾之竝及參魯言學仕乃大學士  
志臯族父故參魯庇之參魯乞休吏部尚書孫丕揚等  
言參魯履行素高不當聽其去詔留之累加太子太保  
致仕卒諡端簡

張孟男字元嗣中牟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廣平推  
官稍遷漢中同知入爲順天治中累進尚寶丞高拱以  
內閣兼吏部其妻子孟男姑也自公事外無私語拱憾之  
四歲不遷及拱被逐親知皆引匿孟男獨留拱邸爲治  
裝送之郊張居正用事擢孟男太僕少卿孟男復不附  
失居正意不調久之居正敗始累遷南京工部右侍郎  
尋召入以本官掌通政司事萬曆十七年帝不視朝者  
八月孟男疏諫且言嶺南人訟故都御史李材功蔡人  
訟故令曹世卿枉章竝留中其人繫兵馬司橐籥不繼  
莫必其生虧損聖德帝心動乃開一御門其冬改戶部  
進左侍郎尋拜南京工部尚書就改戶部時留都儲峙  
耗竭孟男受事粟僅支二年不再歲遂有七年之蓄水  
衡修倉發公羨二千金助之或謂奈何耘人田孟男曰

公家事乃畫區畔耶南京御史陳所聞劾孟男貪鄙吏部尚書孫鑰言孟男忠誠謹恪臺臣所論事由郎官帝乃留之孟男求去不允再疏請乃聽歸久之召拜故官三十年春有詔罷礦稅已弗果行孟男率同列諫不報加太子少保五上章乞歸不許時礦稅患日劇孟男草遺疏數千言極陳其害言臣備員地官所征天下租稅皆鬻男市女股骨割肉之餘也臣以催科爲職臣得其職而民病矣聚財以病民虐民以搖國有臣如此安所用之臣不勝哀鳴爲陛下杞人憂天屬其子上之明日遂卒南京尚書趙參魯等奏其清心贈太子太保衛承

芳字君大達州人隆慶二年進士萬曆中累官溫州知府公廉善撫字進浙江副使謝病歸薦起山東參政歷南京鴻臚卿吏部推太常少卿朱敬循爲右通政以承芳貳之敬循大學士賡子也賡言承芳臣同年進士恬澹之操世罕能及臣子不當先帝許焉尋遷南京光祿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嚴絕餽遺屬吏爭自飭入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就拜戶部尚書福王乞蘆洲自江都抵太平南北千餘里自遣內官徵課承芳抗疏爭卒不從萬曆間南京戶部尚書有清名者前有張孟男則稱承芳尋就改吏部卒官贈太子太保諡清敏



李禎字維卿安化人隆慶五年進士除高平知縣徵授御史萬曆初傳應禎以直言下詔獄禎與同官喬巖給事中徐貞明擁入護視之坐謫長蘆鹽運司知事遷歸德推官禮部主事三遷順天府丞十八年洮河有警極言貢市非策因歷詆邊吏凶失帝以納款二十年不當咎始事遂寢其議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言知縣梁道凝循吏反注下考宜懲挾私者以勵其餘薦舉屬吏不應專及高秩下僚如趙蛟楊果者亦當顯旌之蛟果萬曆初以吏員超擢者也詔皆報可召爲左僉都御史再遷戶部右侍郎趙用賢以絕婚事被許戶部郎中郎

材復詆之禎駁材疏語侵其父洛材憤疏詆禎禎遂乞休不允御史宋興祖請改材他部避禎全大臣體乃出材南京禎尋調兵部進左侍郎二十四年日本封貢事債首輔趙志臯尚書石星俱被劾廷臣議戰守章悉下兵部禎等言今所議惟戰守封三事封則李宗城雖微揚方亨尚在若遽議罷無論中國數百人淪於異域而我兵食未集勢難遠征宜令方亨靜候關白來迎則封不迎則止我以戰守爲實務而相機應之且朝鮮素守禮王師所屯宜嚴禁擾掠得旨如議而疏內言志臯星當去詔詰禎止令議戰守事何擅及大臣去留姑勿問

志臯自是不悅禎明年星得罪命禎攝部事禎以平壤  
王京釜山皆朝鮮要地請修建大城興屯開鎮且列上  
戰守十五策俱允行後又數上方畧四川被寇禎言川  
陝接界而松潘向無寇患者以諸番爲屏蔽也自俺答  
西牧隴右騷然其後隴右備嚴寇不得逞而禍乃移之  
川矣今諸番疆半折入於西部臣閱地圖從北界迤西  
間道達蜀地多不隔三舍幸層巖疊嶂屹然天險如鎮  
虜堡爲漳臘門戶虹橋關爲松城咽喉關堡之外或嶺  
或崖皆可據守守阿玉嶺則不能越岷際而窺堡守黃  
勝場則不敢踰塞墩而寇關他如橫山寡石崖尤爲要

害皆當亟議防禦令撫鎮臣計畫以聞報可禎質直方  
剛署事規畫頗當有欲卽用爲尚書者志臯以故憾陰  
沮之而張位沈一貫雅與經畧邢玠經理楊鎬通亦不  
便禎所爲言禎非將材惟蕭大亨堪任帝不聽其後玠  
鎬益無功志臯等又請罷禎御史况上進劾禎庸鄙帝  
皆不聽甘肅缺巡撫禎以劉敏寬名上給事楊應文言  
敏寬方坐事勘不當推舉帝以詰禎禎言前奉詔敏寬  
須巡撫缺用臣故舉之帝怒禎不引罪調之南京後考  
察南京言官拾遺及禎遂命致仕久之起南京刑部尚  
書踰年復引疾不俟報徑歸帝怒大學士葉向高言禎

實病不可深責十餘年來大臣乞休得請者百無一二  
李廷機趙世卿皆羈留數載疏至百餘上今尚書孫丕  
揚李化龍又以考察軍政疏不下相率求去若復踵禎  
轍實傷國體諸臣求去約有數端疾病當去被言當去  
不得其職當去宜曲體其情可留留之不可留則聽之  
帝竟奪禎職閒住未幾卒

丁賓字禮原嘉善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句容知縣徵授  
御史大學士張居止賓座主也誣劉臺以贓屬賓往遼  
東按之賓力辭忤居正意去官萬曆十九年用薦起故  
官復以憂去起南京大理丞累遷南京右僉都御史兼

督操江江防多懈賓率將校乘一舟往來周視增守兵  
戍要害部內宴然南衛世職率赴京師請襲留滯不得  
官賓請就南勘襲妖民劉天緒左道事覺兵部尚書孫  
鑛欲窮治之詔下法司訊鞫賓兼攝刑部大理事力平  
反論七人死餘皆獲釋召拜工部左侍郎尋擢南京工  
部尚書自上元至丹陽道路盡易以石行旅頌之數引  
年乞罷光宗立始予致仕賓官南都三十年每遇旱潦  
輒請振貸時出家財佐之初以御史家居及丁憂歸連  
三年大饑咸捐資以振至天啟五年復捐粟三千石振  
貧民以資三千金代下戶之不能輸賦者撫按錄上其



先後事時已加太子少保詔進太子太保旌其門以年  
 高三被存問崇禎六年卒年九十一諡清惠  
 贊曰南京卿長體貌尊而官守無責故為養望之地資  
 地深而譽聞重者處焉或彊直無所附麗不為執政所  
 喜則以此遠之袁洪愈諸人類以清彊居優閒之地不  
 竟其用亦以自全干時冒進之徒可以風矣

明史卷二百二十一終  
 明史卷二百二十一終

